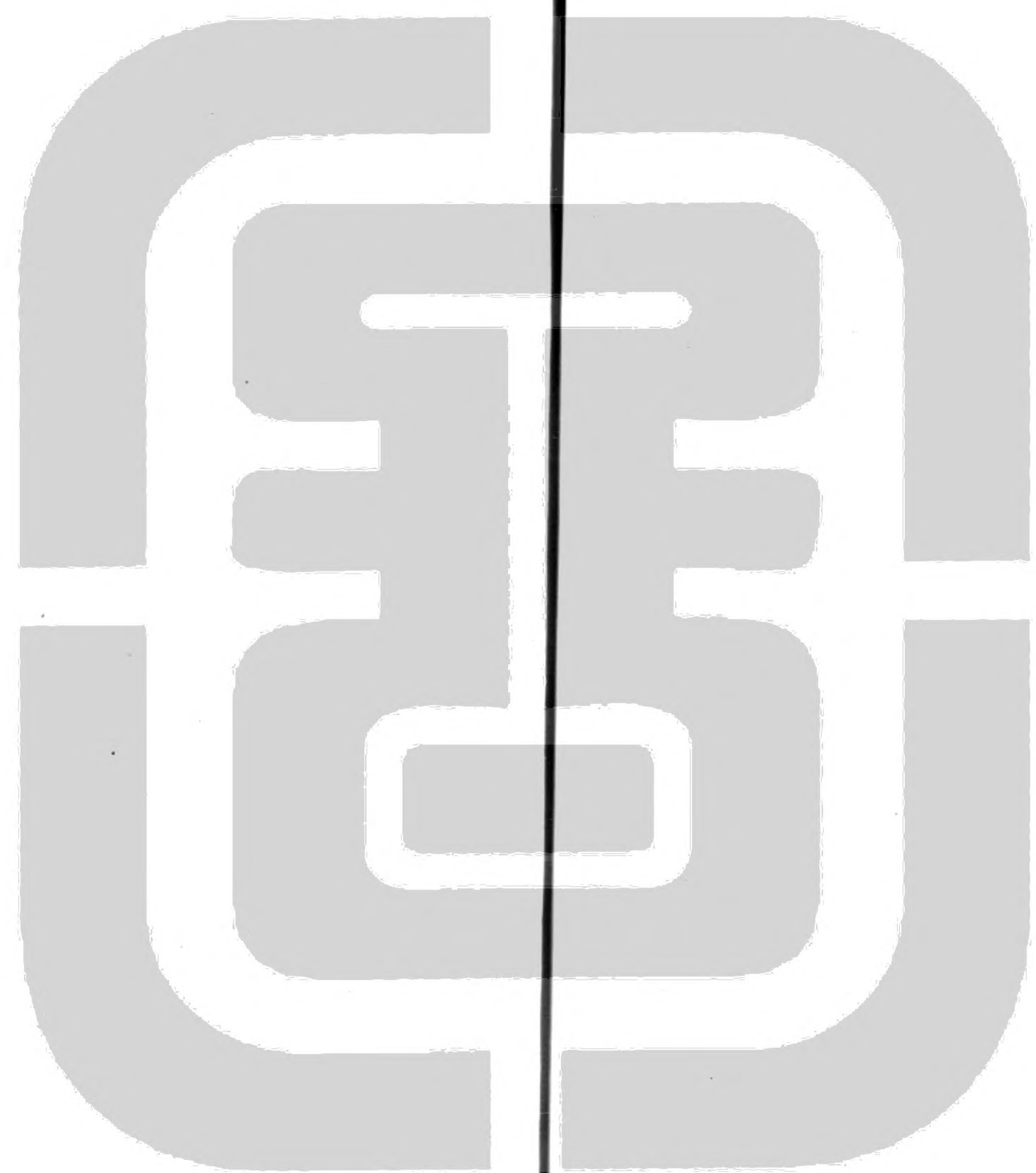




百城集

廿六之
三十終



百城集卷第二十六目錄

塏銘一

淨明院思修維公塏銘

順治八年武林作

佛日石兩方禪師塏銘

順治九年婁東作

天童林埜奇禪師塏銘

順治九年婁東作

揚州福國院大桑門德宗道公舍利塏銘

順治

十年維揚作

竹林林皋豫禪師塏銘

順治十一年維揚作

謝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天童林竺存齋謝明州

謝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謝明州

百城集卷第二十六

百城集卷第二十六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塏銘一

淨明院思修惟公塏銘

維石含玉盡天下之山皆石也而玉恆出乎崑岡維
蚌孕珠盡天下之澤皆蚌也而珠必產乎合浦豈非
出者鍾天下山水之至靈而從所出者亦莫不皆靈
乎有明隆萬間心燈尚微于世其以說通無礙職使
如來者在三學之輩不乏其人至若稱泐社特起之
雄則無踰杭之雲棲宏燕之逢觀可東吳之雪浪恩

西吳之慧山清爲尤著狀諸師或過於高遠一於超放未免後昆有不可企及之歎求其下學而上逢庸德而中行禪淨俱修三根普被則雲棲老人其庶幾焉故當皆出其門下士如土橋如鷺湖如真寂固已如威鳳如祥麟矣卽等而下之亦不失爲天外鴻鳴皋雀乃知先德所謂東土持戒沙門不如西天六羣之衆良有以也夫以躍冶之金爲如此况親投刀尺而受其裁成者乎則思修惟公之可傳誦于世也固宐公生武林嚴氏卅歲知出塵以母寡弟幼不忍割僅以白衣預雲棲之社至脫白雲棲受具大慈季且不惑矣又以雲棲共住規約之嚴約諸徒子不得住乃卽教場山之陽就對縛茅以居晝禪夜誦終歲不休一日忽自念曰吾墮僧數有季矣株守此不能廣求法藥以自利利他奈何奮狀將遂弃去都人士聞公去則遮道畱畱且百方公不聽則以淨明廢院恢復挽公淨明者處天龍龍華之間道通閩吳甌越要會也狀僧無郵亭旅泊而已故或循嶺而至或渡江而來者莫不烟水淒迷有同失路公慨狀曰是不可行吾志乎入構其中乞食食衆衆至如歸浣垢藥疾弗替也更慰勞之如是者十有餘季任成大院至甲

申冬南北分家天下大亂公乃告寂焉憺哉以公淵
冲之資淳一之性不得聯鑣乎土橋真寂輩也朕化
被都人恩沾雲水亦庶幾乎預十科而無忝者矣是
宜銘而告來者銘曰

倬彼錢唐古稱佛國道逢江湖玄賓載陟憧憧往來
匪越則閩淨明扼要尤號通津咎廢未修水冷雲寒
厥路之艱嗟行維難今焉來思化城幻出既宿且信
夢魂俱逸胡自天遙曷從地涌有大沙門德爲世重
化艸爲丹化空爲碧處我雲堂食我香積今其歸矣
塏鎖霽龕天龍拱衛密布香曇慈光雖掩典刑則存
勸此貞珉以保後昆

佛日石兩方禪師塏銘

鷲嶺別傳之道以不傳而傳少林直指之宗以無受
而受冷灰爆豆枯木糝華師子兒听皆祖父母皆器
此豈可以心思口議之與朕其間顯晦在人興衰有
數盛之所以之衰也周昭實濫幽厲之觴微之所以
適顯也先武獨振炎劉之祚國運且朕况法運而有
不朕者乎是故大風止而大仰來郢陽微而淮月焰
濤翻禹浪蓋由涌水滔天權轉慈舟則自鑑湖一槩
道未墜地識大以贖朕則祖述暫洞憲章雲門舍佛

日禪師何適哉予與禪師竊嘗共侍基隆其嗣好木
材以遠門柱公之狀來謁銘又以師同門愚菴孟翁
與予交好諠不散辭因得論次而擇其身證利生之
大者爲序序曰師諱明方字石兩樵李武塘陳氏子
父文錦母徐氏以艱嗣息故聞虎林泐相寺長耳定
光佛龕應著遐邇往禱焉遂於萬曆癸巳正月之晦
日生師寶月懷吞金環手握所以禿根夙種慧業生
知方就外塾早已卓異諸童矣年二十二偶遊雙塔
見寺僧行道威儀有感咎緣有在天誘其衷遂辭親
弃家室還投泐相寺從西築宗公髻落首丘之義不

忘本也故師歸受業衆請說泐有曰古定光今泐相
驀地相逢難度量短十尺叢一丈橫看成嶺側成峰
幾希惱殺丹青匠無底盃盃一箇斷鼻芒屨一緇海
角天涯走一回兩耳依朕在肩上雲流天空務開生
面益知師爲不可測人也是歲甲寅秋卽與老宿靜
安者結社修淨業一日擊木魚高聲誦佛號忽擿椎
曰不維西方東土亦可生靜曰且莫艸艸南泉三不
是話子作麼生師芒無所置會日礙於中膺爲之痛
次春雲門澄和尚說泐嘉禾敬往參請告以所苦澄
從容開導工夫自此縣密坐立稠人廣衆闐爾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矣見儕輩往往商量公案弄齒頰則
歎曰禪若是我也會得或曰你試道看師出衆作女
人拜儕輩愕狀迦陵在殼響遏羣音衆由是憚之後
閱楞嚴至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
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狀冷地拶著未免吐吞不
下復走見澄澄示以本色鉗鎚仍命一人半人所在
直須親到冥鴻志天外一聞澄誨刻意拚茲生一盞
千家孤身萬里去徑裝包走江西湖南參憨山清無
異來二師于匡博之阜往還詎擊快說無生甚洽也
維來以師造語未玄勉教灰下工夫自能入作無別

證還走越納戒雲門師自甲寅雜染至癸亥凡十載
于中登黃海造衡廬入天目饑寒毗佛洞風雨西方
菴灰心泯志如大灰人卻恨灰了活不得復下西峰
過雲門肯澄爐鞴洪開江湖畢集如市師挾袂入堂
要韋天約矢不語刺期七日徹證沈舟破釜示必灰
無還心一日聞澄上堂曰放下著頓覺通身慶悞卽
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
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痛加訶斥麾之而出
適于經行次聞僧舉大慧語禮侍者淨剝荔枝話遽
豁欣軒渠一笑首座搗住曰道道師曰恰值某甲持

不語戒座奇之山門送叻僧有問澄曰遷化向甚
麼處公身甚戰掉澄曰問話且置把者戰掉底去了
著師曰和尚何得以四威儀見人澄擬答師卻作戰
掉勢澄曰賊師曰賊賊料虎頭編虎尾通身環手眼
而虎卒莫肆其爪牙解制入室澄問如何是一口道
不盡底句師曰晨昏禮拜和尚也是尋常事澄曰趙
州道無意作麼生師曰和尚好下綦某甲麤知澄曰
他道有又作麼生師矢口頌曰家家有幅遮羞布放
下便能當雨露獨怪當年老趙州擿卻頭巾頂卻褲
珠之景隨谷之響答又何過焉澄遂印以偈曰分明

識得趙州狗拾得鼻孔失卻口莫于萬仞峰頭立且
向叢林陸沈走并授斷拂一枝故師又自號斷拂子
聞楚黃無念有禪師手段辛辣過諸方諸方雅號絕
學道人往謁基隆與徵論大爲賞契公隱黃安鷄子
山神光一道萬境俱閑恬狀艸衣木食蓋不知夏之
日冬之夜也俄澄圓逝奔赴雲門復入天台活埋香
柏白馬之臥堅矣狀大汰屬肩承則已有排闥而入
者不得已起象田應蘭芎再應天華梅破香包月生
海嶠一峯四遠趨風來至莫可遏於是王大家宰祁
大中丞等復請王雲門顯聖寺門庭日闢道望愈隆

杭司李黃公海峯大中丞集生居士親詣座激揚亟稱服焉在凡三季至丙子嚴印持聞子將諸公又請王古杭寶壽院誅荒滌蕪之次得葺石田熏卵塏五百季沒荆蓁而師出之咸謂葺石田後石雨師殆石田再來云旣而風扇閩川福唐王允祿嚮師之切合諸紳士削牘來迎戊寅請王長慶己卯延入雪峰辛巳應古汀緇素之請結夏霧山秋開戒師峰冬季廉王蘇門朱聯岳等請王晉明肯虔州嗟峨漳州三平俱以任持相延師力卻之壬午居考亭霧峰夏五爲浙中諸檀護請還寶壽是冬再過天華癸未吧瞻

葛太常請興龍門師以棟宇湫隘爲改易基陞一撤新之甲申嘉禾暫侍御請王東塏乙酉歸龍門夏循覺浪盛禪師與武林護泐之議率同門諸泐齋送澄和尚神位入雙徑祖堂衆請垂示更爲陞座秋卻臬亭佛日之命是歲龍蛇起陸所在招提遭劫掠將及龍門一衆回皇憑師暫避師曰無庸也內心無喘外復何憂凶徒至爲雲霧所迷果人刹不見而公丙戌佛日勤舊及當山檀護三復敦請至是應之開泐弘戒萬指圍繞丁亥八閩部使者同闔郡紳僚遣官致幣請興雪峰芝山兩刹師堅辭不就肯四方兵凶豎

見忽語衆曰世界如此不若歸去好衆莫之覺也每歲元正小盡師以是日生冬卽以是日解至戊子初三卽搥鼓上堂曰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踢著艸途路更迢遙到者裏不倒斲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又云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握指云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爲甚麼七不道參首座驚問其故師曰我來日要上龍門座曰和尚幾肯回師曰初八九便來初六至寶壽初七上龍門魁示微疾次早命湯沐浴屬託後事已端坐不語諸門人問和尚還有分付也無師曰更有甚麼分付值泐師寄浮者偕諸山問候師一見微笑而寂越九日封龕顏貌如生奉安丈室一日山兵磨至欲燬龍門見師龕儼狀不忍與寺俱夷昇而出之百夫震虓力莫能舉由是羣相驚異寺賴以存己丑中春依法闍維牙齒數珠不壞頂骨糝五色舍利門人收餘骼及諸不壞者建塏葬山瘞於金龜岫下世壽五十有六僧臘三十有五師初三龍門峇葛太常慮師受別請師曰山僧儻別赴終當歸根此地今示寂本山葬語果不爽也師儀相清臞面長有尺秉心淵塞律已霜嚴珠回玉

轉其用世園也風卷雲流其去在輕也海湛天光其
稔懷之澄廣也堂之高簾之遠其悟入之淡而玄也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語言三昧之絢爛有光乎祖
域也猶復謙光導物慈忍居懷所以一肯賢士大夫
樂與之遊烟霞湖海之賓願就刀尺卽屠沽販負市
僧輿僮之輩莫不瞻顏而說志聞教而悛心者也至
於翰墨之工得一字而貞珉是託詞章之妙落一言
而什襲爲珍固不足爲師道矣若夫橫抽寶劍妙叶
弘通則要有意不在言來機亦赴者如一日上堂有
問七九六十三且置父母未生時還許學人會也無

師曰問卽不得如是則不弄唬罵舌解喞無字碑師
曰易拾爐中雪難分海底燈肯諾不全蒙師指不犯
師顏請俗賓師曰好炊無米飯供養莫將來祇如將
來又作麼生師曰恐罌我兒孫僧作女人拜云恁麼
則俗他香燭稱他壽也師曰新荔枝新荔枝雙鎖金
鍼暗穿玉綫洞簾高卷風起雒鼓宐其狀矣不有銘
而志之曷以懲頑俛而大驚嶺不傳而傳之統哉銘
曰
霸山密印少室真乘分張二五化變鯤鵬不傳而傳
無受而受唯證相應寧容聲口二祖不往逢磨不來

百城集 卷二十六 九
華糝枯木豆爆冷灰師子哂肯父母皆罍超宗異目
從來過量葉綴華聯敗乃祖胄霸根密固異苗翻茂
全因淮月得炤郢春道無今古弘之在人矯矯散木
浪躍中流烟蓑一槳櫂撥慈舟須彌橫空日月輔轉
倬彼宸苔豈合車轆式生異人承願而出水繪魚蹤
空鑄鳥迹真雖不幻幻以顯真紅爐翥鳳石女產麟
不昧正因徹見源底平空一擿雲開萬里揚飛九月
燄結寒冰九轉丹還百鍊金精龍以螫神豹以霧變
雪送梅春霜敷蘭艷壁梭騰化囊錐穎脫岳虎奮威
艸蛇驚活川趨鷺集湖海賢英誠投慢折名公鉅卿

天華散彩佛日揚光爲霖爲雨迺梯迺航風回洞上
光闢雲門今肯盡卻空劫不存唵鍼枯骨唱妙非舌
泥牛海听木馬火躡清波不犯梭腸不控文彩縱橫
竿頭變弄湖蘸星辰綫穿海嶽玉象倒騎紅鱗掌躍
驪珠擊碎夢戶推開勤修供養更不將來臯亭葉落
龍門歸根太畱何吝往有成言回途得妙就路還家
漁歌唱晚櫂入蘆華松虛夜籟雀空月巢風巖霜重
五天寂寥舍利光流金龜岳下薪盡火傳千秋炤夜

天童林埜奇禪師塏銘

李白之送友入蜀也則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其早發夔城也則曰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蓋蜀地山川險阻自古記之矣維山峻水湍故其人類性剛而果決堅忍耐苦勞以之向道則勇往易于入作殆亦風土使狀不狀或蹋殺天下人之馬駒間世而一出焉斯有之何以緇雄代作半起蠶棗之國無論泐眼雲門從金剛大士劈華嶽以分流卽臨濟兒孫光明烜赫統系相承以來十傳則有東山演十一傳則有昭覺勤十五傳則有臥龍先十六傳則有徑山範二十四傳則有海舟慈沿流至先師悟和尚閱世且三十矣復有今林埜禪師豈五丁鑿道天固爲泐社開象龍之路與師名通竒林埜其字也合州長樂人本姓蔡氏生而澁靜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嘗季十歲父母度其志向非塵網中人因命依金鐘寺叔父道狀爲童行十七歲鬢落性樂禪寂狀讀誦至季十九恥州縣僧庸碌不足尚卽慨狀動他山之念由是出峽南遊狀飫江南講肆十有餘載業息肩當湖方期掩室千朝翻閱如來一代肯教俄患痢瀕歿乃知經論之學非究竟泐也肯先師悟和尚正王化金粟漱欲就參爲緇素畱不果往適有傳粟示衆參禪偈師聞之懷疑不已極力冥搜茫無所入會

粟過當湖則加額曰天賜我也亟遣僧請益粟曰教
伊關中莫妄想益溟滓莫測所謂心智爲竭殆如土
木偶人者經歲皆忽一日失足墜樓恍狀而覺遂成
偈曰一念未生卉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眷大似眼
無力聞粟在吳門卽日破關走金閭不以寒暄起居
玉帛見粟直奪角衝關左屬囊鞬右執鞭弭與粟相
周旋粟固奇之逮明季粟赴鄧山師亦隨往偶檀護
入山設茶粟舉洞山與秦首座喫果子因緣命衆下
語諦當方許安排師肯在衆卽曰食到口邊被伊奪
卻粟爲首肯叢林以此知名又粟因佛誕示衆世尊
才出母胎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山僧擬討
甚盃捩拄杖下座一肯打散師于此全身脫落透頂
透底無復纖機畱礙凡侍粟十季逢場對壘兵交刃
接每每倒拵虎鬚未或當仁少讓旣受屬累尤居天
童座下踰季始應禹航廣化之命至壬午秋悟和尚
示寂師奔赴通玄衆議任持枚卜同門三卜而得師
名不容推遜乃鑿席焉提策方來直據本有雲霾雪
擁五見冰霜羣峰讓其高寒禪侶慕其慈嫗雖極枯
澹寂寥學者恆輻輳如歸以出隊嘉禾爲閭齋黃憲
副堅畱勉任東塿未幾迤王棲真旣而天童席虛明

州當道士紳公議歸師復遷居太白并後蒞衆十年夙興夜寐寅畏小心雖在安常處順之中每懷臨深履薄之懼狀屈申以道持正不阿苟道在必申不以利害權勢稍爲貶損方師初赴天童山門以夙釁構訟在郡郡司李欲一瞻顏色左右亦謂乘間得以相浼師堅志不往及司李專人請齋爲一赴狀竟席未嘗片詞干訟事其持正皆此類所以四坐名坊非有子貢之先一出輿情共舉跡彼巧力而謀與夫詭遇而獲者顧不可風範一世也邪師應機接物出語渾樸不爲趙昌之華葉公之龍徒事藻繪以炫耀見聞至其一二見狀中者則所謂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悛在二季感微疾衆請辭世偈師瞋目曰要太傻太害甚熱大皆有赤冶禪人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摘筆端坐而逝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一塏瘞全身干寺并新菴之左予蓋有語封其戶矣其門人古唐聞姪又以月山泉首座之狀來乞予銘其塏予媿不文無以行遠狀辱在同門知師最悉念非予恐師行業久而遂湮抑後有景行之贗將無由攷鏡而仰止夫師則予責也乃論次其大端序而銘之銘曰

百城集 卷二十六 三
逢磨一宗不顯瞽谿南嶽衍長日讖于西馬駒是育
血染霜踈躑躅一蹋四海平夷臨濟振興光賁五燈
有嚴孫子碩大無朋世夏太白六五親承雲蒸霞蔚
鳳翥龍騰十二人中師其後出藁苴川僧性實難匹
撒手危樓翻身柳栗機警用圓風雨暴疾起坐通玄
衆山爲低騰空漢廻華頂雲迷蘭滋芳甸蕙紉春畦
聲馳湖海著意攀躋權哥東埕灣弄棲真湧天布網
萬里垂綸鼇山連釣丹穴齊緡鼓須彌浪揚渤海塵
晚據天童尊安太白風漾文波池涵素魄逸翮摩蒼
神魚縱澤合浦珠還風規猶咎馭衆圓合律己端方
逢強不弱遇柔寧剛孤風卓卓燁燁謙光下無輿僊
上無侯王行果園成出世功終破沙盆碎正泐眼空
一錐無縫八面玲瓏嗣燈有人光焰無窮

揚州福國院大桑門德宗道公舍利埵銘

於乎恚慢貪癡習結合生肌髓苟可以逞其心志則
無機不鑿無毒不肆而不知植因如是果必隨來假
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苟遇雖至聖如佛能空
一切相成萬泐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也矧往來三界
之人哉第比丘與世異者泐應觀身如幻不以恩怨
居懷耳豈遂謂夙業不今酬乎故吾於德宗道公事

殊有深慨焉公諱明道字德宗族姓余江西臨江府人出家燕之萬安寺于天啓七季至廣陵初寓關口冬夏施茶湯備極苦行衣穿肘露推衣以衣人噉弃飢餘推食以食衆皆已有肉身菩薩之號出于齊民之口矣巖遷福國院僅數椽湫隘不堪風雨公居而後施者川趨雲委四方至止指日盈千乃旋廓乎基陛增崇乎像設樓閣殿堂巍峩璀璨傾動一皆朕公自眎欲朕日接納往來撫療貧病無虛晷曾無倦容迨申酉之際揚民由生而入死者十之九東南子女從阿保而出爲羈俘者七之三矣朕一登福國之門

莫不施以無畏底于安全其有主贖而乏金二十三十者爲之稱貸而益之或老弱而無歸者給以衣食或家在白雲欲往而鎩羽者周以資斧計公所存活無慮數萬口而江淮之民闔邑奉公亦不翅如僧伽大士焉公旣弘慈大願利物爲心皆亦舉用有神發言屢中故廩益傾盧至之囊戶益滿顯人之履而障蔽耽耽遂有以伺公也不知人蓋有因權假隙侵公損公惡求多求於公者而公之於人則無美不成無瑕不掩忘身以急人之危輸己以望人之腹固未嘗懷私以造勢贖貨以干公者也於乎公未抵邗豈有

百城集 卷二十一 五
亾名老宿密告善士汝小泉者記之當有肉身菩薩
于茲建叢林揚化導且以三百金屬之曰以此爲先
唱後公住福國而汝氏歸金則公符夙識矣餉舶有
婦積歲爲狐所魅狐忽殷勤語婦欲依公修行婦將
之來及門反走曰金甲神逐我奈何于是公命之進
則進焉狐如數百歲老翁往往僧行有見諸藏閣者
屠家有牛見夢于其婦曰我欲就福國院修行汝當
救我次日其夫牽牛詣市牛疾奔入院婦聞之具以
夢告因備香俾牛見公公曰著槽厰厰牛乃點首則
公德孚異類矣高興平因先帝之變頓兵淮右虎眎

江東雖史公道鄰以閣部之尊重以天王之命親來
眎師殊不爲禮于公則率諸將領朝夕膜拜之裕國
大王之長驅入淮也明師失守縱兵屠戮三日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焉特先日見公爲公下令三軍不得
入公院混公則公之慈可以化忍仁可以戢暴矣若
乃孀居造像入圓通之夢以揮金貧戶修壇感大士
之霧以倒橐片言而息河神之忿諍偶說而新韋天
之服裳則又公之道行足以通幽及明有若此矣乃
以無臯從雉於羅顧反不獲叨三方解網之仁卒以
是斃園土焉儻不以定業難逃通諸佛說則吉夫誨

廸凶夫從逆者徒眎天夢夢耳彼聖賢垂世之訓不
幾浪譚哉公世壽五十九僧臘三十有八公嘗一日
命小師簡本艸抄夾棒二方且曰我後皆當用此不
數日而難作豈公真并知與公沒之日哭聲載道道
俗千餘人昇歸茶毗五色舍利見焉由是爭相淘取
由灰及土以至頂禮龕室求而得者不可悉數頂骨
厚寸餘彩豪奪目牙齒堅潤如玉諸骼亦咸發異香
衆感殊緣歎未曾有其議合諸不壞者建塔于其院
之後圃丐予銘而藏之於乎含生恣縱恚慢貪癡日
消鑠其靈光彼三寸氣息猶存非不踐籟當岿傲睨
千古及乎魂離殼漏識公革囊已不終朝而形腐不
終季而骨朽矣求其堅貞不壞舍利畱霽何異山而
使之奔海而使之立也邪狀則公生平慈悲喜捨著
爲懿德淑行固筆難盡書第人口有碑久已豎之青
徐揚豫者不于茲焉益驗哉况當怨對相尋之日乎
銘以志之使六羣輩與一闡提人知所創而興焉宐
也銘曰

屬賓刃鄴都傷佛之聖來金槍因不滅果斯彰印文
俱形影相有大士顯揚土福緣興集風雨駕慈舟權
忍櫓貧者鋪病者煦哀我民直申西膏原野十而九

百城集 卷二十六
眎與元喘與口其一存咸所壽狼折項虎戢牙幽明
格異類家以何因魔遂譁些金類指玉瑕宇旦旦宙
茫茫知往業今報償恬以受慨以慷汝霆擊我安詳
天既定人乃革設利羅晶五色金可騫焦可泐此堅
貞窮千億

竹林林皋豫禪師塏銘

歲在丙戌林皋和尚入滅予聞之傷哭之以詩曰狂
波正倚障回瀾磬響忍聞一夜殘淮海漸鳴千社泣
金山浪打六羣歡盲龜尚自艱浮木桂權誰同接險
湍堪歎衢昏良導隱無能爲勸一停鑿蓋慟之溪愔
之至也今又八季其徒某持師狀來徵予塏上之銘
夫師豐功在泉石至教溢湖江彼窳堵巍狀必有天
龍密而拱衛之者靡予銘而淪沒哉雖狀山有岿而
騫石有岿而泐陵有岿而下谷有岿而高文無渝焉
銘之宐也予則何敢辭按師名本豫號林皋魁稱晦
夫崑山陳氏子幼不茹葷喜燕坐十九出家薙染蘇
之堯峰寺因誦金剛經有省奮志詢方瓢笠自隨首
參雲門博山次參金粟密和尚一橫機無所讓最後
參天隱和尚於磬山機緣契合乃依止焉一日隱謂
師曰豫上座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見因緣

師云非但和尚盡大地人疑殺在隱曰盡大地人疑
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云恁麼則某甲臯過隱曰
祇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云旻德會一喝不作
一喝用且那裏是他會處師云放某甲過別通消息
隱曰不要下語師遂呈頌云賓主相逢縱奪加喝下
雲從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隱
狀之適金陵緇白請隱住中山石湫寺隱特命師往
主其席且授以偈曰中山溪處可安居就裏藏鋒得
自如門戶打開來宿衲鉗鎚妙握勘承虛宗乘了了
會淘汰已分明明任卷舒不是尋常流輩客莫將心

意更躊躇師赴焉未幾出主武林寶巖復因姑蘇申
大司馬范方伯之請歸主堯峰聲光日著道大顯揚
至崇禎戊寅潤州陳銓部筮使君以竹林荒廢已甚
非師莫能起由是遣幣敦迎師欣狀就之至則基陛
之上別有僧居乃卽山之半披榛鑿石剏爲新寺不
數稔而輪奐郁狀焔耀江淮矣居恆普請必赴不容
學者規避逮任竹林則日雜傭作躬勞衆務狀汾陽
之夜參不廢華祖入室之牌旦旦而縣故參玄之侶
莫不惕其法令周章畏猶嚴父旋復感其爲人誠切
則又愛如慈母焉尤更畱心老疾凡見方外龍鍾衰

暮負挈瓢囊而至者必從容勸任與之盤桓朝夕有若舊識狀者或昔有病則親簡藥石手自煎煮不幸物故一概津送以禮富貧不計也礪石爲磬同以掩亾僧之骼師爲輶手輒足勞極至腫知事請師少間師曰此輩皆爲老僧而來安忍眎其暴露而不亟爲厝置邪自以身旣亾徒必苦樂均之五坐道場未嘗間操七箸背衆而食有典座自取常住麪作飭飭供師師廉問知其故立命賠償庫司且擯逐之所寓隨緣住持不發化主不通刺檀越不倚權勢以規免意外之旤任竹林日有僧乞羅文學書求郡牧程公爲

外護師知之追書責擯後文學以葑事語郡牧牧甚多師乃親執弟子禮入山問道復於北固之下建菴曰生生者以奉師焉生平慈腸悲腹柔如脂韋而浩氣剛中又復確如金石崇禎十三季歲大饑江淮之間飛蝗蔽埜民道殣相望師食不遑處罄以衣資賑諸饑者始參雲門師爲維那今徑山費禪師亦居座下有閩僧犯堂規師欲舉罰費關說焉師厲聲曰老兄得恁麼鄉情太重他日若爲號令人天後費開汰金粟每每舉此誠諸學者出任石湫寺側有廟神巨霽里人常以葦祀師爲神說戒誠神齋素神卽見夢

於里之一方曰我受林和尚戒矣勿以葷祀我也里人至今素祀卒以爲常乙酉夏五清師渡江入南徐官民潰散被甲執殳之士環寺門交錯也師臨衆一如平昔無少沮焉任竹林凡九載殿堂像設山門寮舍以至庖湏器用之屬莫不事事完美故閣閣橐橐登登馮馮之聲未嘗一日停音也至丙戌冬十一月旬有二日示微疾命止工息作十七日說泐辭衆十九日沐浴更衣定以明日寅杳太適呂山王者有事廣陵其子泣請父至爲期越午呂至師屬託後事已乃端坐說偈而逝世齡五十五僧臘三十六門弟子建塏窆全身于山門之左方乃刻茲石銘師之蹟以志于丘窆以告于來茲焉銘曰

少室燈非世燄方毗嵐風刮愈寒芒二五分張六葉餘光于千界月輝煌明終無盡曷由爾似而續者類僧王季遠普通漸式微縣縣濟北獨延長師鬢磬山稱後起鉤淡索隱揭其光誠切爲人無假偕起灰之德何允詳會老華亭太不回竹林千載冷秋霜師一顧之寒燄發家聲門祚頓狀張憧憧來者滇與蜀秦鳳魯麟冀驕驕江淮坐斲散誰越一劒當門大啓疆愛日嚴暘人共戴真慈至育師有常漁譚唱徹歸颺

百城集 卷二十一 六
浦蹠躩雲外 雀空翔師德允宐 昭百禩銘詩我作壽
無央

惡回守羊會... 不... 人...
蘇... 險... 索... 其... 炎... 人... 無... 咎... 遂... 思...
曾... 王... 季... 歲... 普... 魚... 滿... 左... 游... 綿... 綿... 齊... 北... 濟... 英... 母... 相... 繼... 壽... 山...
繪... 於... 于... 千... 界... 且... 戰... 聖... 開... 絲... 無... 盡... 且... 由... 爾... 以... 而... 鬱... 者... 巖...
少... 室... 登... 非... 甘... 霜... 丈... 烟... 嵐... 風... 恬... 愈... 寒... 丈... 二... 正... 令... 幾... 六... 葉...
志... 于... 且... 露... 以... 苦... 于... 來... 茲... 語... 陰... 曰...
戩... 會... 變... 全... 復... 于... 山... 門... 之... 丈... 丈... 以... 破... 茲... 可... 終... 相... 之... 觀... 以...

百城集卷第二十七目錄

增銘二

勅賜五蓮山護國光明寺心空開法師增銘

順

治十二年五蓮山作

靄隱嵩居如公增銘

順治十四季天童作

南澗箬菴問禪師增銘

順治十五季天童作

四明空林遠禪師增銘

康熙元季佛日作

顯聖愚菴孟禪師增銘

康熙六季佛日作

百城集卷第二十七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塿銘二

敕賜五蓮山護國光明寺心空開法師塿銘

有明神宗顯皇帝以佛心天子手握金輪統御萬方
端拱以致治無爲而化成以故積歲有豐登普天皆
絃誦民生其間婆娑永日鼓腹謳謌相與嬉樂乎昇
平者四十季一昔熙熙皞皞之風真足媿隆三代矣
而萬機之暇尤復遊心內典因諭近侍簡校天下名
山寺院擇僧之有道行者敕令住持躬齋大藏以往

俾集名緇專誠披閱上以福國下以佑民甚盛典也而五蓮心空開法師首膺其選由是名聞大內昔國母皇太后適患眼疾意師戒德高崇必能消弭乃遣內璫顧問師爲咒水一洗而痊愈生信敬于昔先宗尚居少海特命受名於師俾保聖躬及其踐祚也卽日遣官省眎副以滲金大士焉後毅廟鑿登大寶不忘先帝初心復遣掌內官監印太監蘇晉霖等發內帑金若干修崇勝蹟則師實受三朝寵被身爲帝者之師矣順世園寂則當表逢上聞請加誄諡以終始朝廷眷顧之恩者禮也今滅且二十有七載其孫海徹將謀遷師塏始乞銘于予予惟師剪荆棘發天藏以啓佑後之來者其有功于山林髡士甚大則銘之烏可後顧予林下無顯望曷由發揚乎師哉雖狀不朽者言予將終靳乎一言則師朽卒無從以振厲後賢矣予臯奈何因撫師實以爲之序曰師諱明開字心空成都龐氏子爲人性卓朗而稷樞甫入鄉校卽圭角稜嶒不屑鴈行諸子矣季十八適宗人有歿而無後者巨富也塾師聞而歎曰信夫黃金空積聚難脫鬼門關師卽進曰若爲脫得塾師曰出家修行卽得師內銘於心俄因小嫌拂意遂密逃淩志離塵間

行且疾馳復赧言求丐殊饑甚念欲還家忽羣猴逸
出其葑摘果而太審眎皆山栗也因盡取食之得葑
邁遇一行腳僧控所由來僧爲披削攜之出蜀歷荆
楚陟匡廬憩止金竹坪學諸經咒一季咸通曉復下
金陵聽講經論於雪浪恩師之門三季聲焉始默心
已先通益知般若之聞熏有素也恩甚器之狀師志
意高遠不甘以語言文字埋沒此生聞雲棲唱道東
南門風壁立頗愜素心卽日挾履往聞泐受具親炙
二季復動寶掌苾芻之興將欲謁徧支那以求稱己
所遊者于是潔己輕裝飄狀雲雀孤翔天外狀往往
有欽其道頽敬其行藏至不愛貲財願割而祠奉者
有之抑攀援已甚謙卻無從至絕衿裾捐衣盃而脫
逃者亦皆有之截江渡淮阻雨安東野廟五日不食
矣適有挈榼叩扉以至者言夜來神式見夢俾餉師
耳徧告鄉民聚族爭謀供養詰朝齋獻而師逸去過
雲臺睠山菴岑寂寓止焉皆有嫠女矚幽扉復去之
乃入齊登瑯琊觀海日分衛諸城黍盃于敬軒臧氏
之家而臧與師宛有夙契心切因依援師益力狀師
亦愛其學佛知儒畱書雜華大典三季朝夕供奉簪
珥盈葑而師一如木人對華鳥無欣欣見也聞九仙

五朶玉筍參天金莖插地山光與海色競秀而爭流
子瞻直謂其不減天台鴈蕩心殊向往之切及乎躡
屩登山則奇峰怪石古洞靄巖若環埤如列戟若虎
踞如師蹲若鸞鳳之翀霄若蓮華之初放若應真仙
子之遨遊乎蓬島者殆不可悉索而數計焉徘徊不
忍去則依巖結宇面壁跏趺危坐天柱峰之下凡三
季僧俗歸附日新月盛咸欲爲師興厥禪鼓師因籌
念茲山僻處海堧雖雲堂有寺而芳躅無聞者固僧
非祥麟威鳳乎抑天章寶篆未有以光被之也且東
武素悍而驕輕我驟而建大寶坊則必嘖有煩言正
恐未可以慈悲攝受之耳天作高山非萬乘荒之曷
由光且大哉由是定議入請大藏于神京初至之日
京師大德羣疑山非岱宗寺非名刹未易上聞紫閣
師但唯唯聽之護泐龍天而已屬閒居無事偶遊西
山蘭若適僭薪司內監王忠者在焉與師相見一語
心契遂以師名與山奏上且白其狀上大說敕賜山
曰五蓮寺曰光明仍手敕師管領御藏遵持禮誦儲
集弘庥載賜紫伽黎金千兩差御馬監太監張思忠
齋藏以往師如敕供誦保安聖躬爲國祈祥與民消
災弭患已赴闕謝恩上復賜內帑金錢若干命師重

修殿宇師奉旨鳩工匪舒匪棘載謀載惟環翠以爲
城倚天以作塹因其高就其下端其表宅其中地不
封而爽塏宇不飾而虛明越六載工竣屢致山川效
順風雨昔若而後東武之民始誕者信而慳者舍悍
而嫚侮者崇事而敬虔焉皆師誘掖得友善爲利導
有以使之狀也師神儀挺特風度邁狀適而笑譚則
山林振響性尤剛猛不可觸當其義有所激念有所
之則堅如金發若矢雖千萬人鼎鑊在葑必往也狀
詒謀作始復慮遠而思深每灼事機運精力恆曠百
世邈如今焉居臧宅日有座主講演城菴邑合故往
詰難主偶挫詞立待擯斥師聞而倒鳥馳葑爲之救
義令方機鋒迅發師於結角羅紋處劈面傻掌一衆
皇駭師神色自若令乃屈服深歎佛法有人山中締
構方輿旋即建菴于帝城之東撥僧往董其役衆多
疑阻師曰是非爾所知也今長老徹公家世關東以
遼陽失守航海依師季少於衆而好攻摘衆瑕衆短
之師曰休矣勿復言他日山門與汝輩當賴此子安
全在師卒公走燕居城菴甲申之變菴衆星散遺公
獨守菴之比鄰卽平西王第也王請清師討賊全家
被難尸積如山公挺狀顧義而不顧害爲掩藏之王

故德公而公之弟姪亦多仕清爲顯官皆方鼎革東
武之悍而驕者復起侵漁山寺衆乃迎公爲長老公
旣治內復捍其外山門果由是算安焉豈師諳練而
逢乎抑亦夙慧而通乎未可知也往來京畿恆馭羊
頭車子一兩使僧推之越邑過都則相率來迎遞程
而送蓋自齊至燕凡持齋而信佛者多師弟子其爲
衆所知識如此生平長坐不臥日誦大悲陀羅尼無
虛晷暇則爲衆講演而尤喜譚圓覺將寂之日命侍
僧然香設座鋪置杌憇椅子於千佛殿中侍僧以師
將講說如命嚴辨已覆師師問何肯曰已也乃拄筇

陞座衆集而師已泊狀逝矣蓋崇禎二季元日也世
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四僧俗弟子哀慕不已畱
供三春至四月八日始依泐闍維則顏貌如生焉向
非履踐明白有見於道而能狀乎是宐銘而志之銘
曰

琅玕名勝擅于五蓮岱宗秦嶽屏倚九仙神工斲削
鬼斧雕鐫流霞飛翠聳霧凌烟中有梵宇輪奐何泐
閉閤特起樓閣明鮮問誰伊始在我管贖道焉斯備
德也式全詔頒奎壁帑發金錢昭格天子結茲勝緣
譚經匪舌說泐匪筌續紛華雨蓋亦有季光我緇侶

澤我林泉千松蘚裏萬木蘿纏緣盡而滅歸復重玄
猿哀落日雀唳空裕白鳥烟沒秋水天連青山自公
寶座依朕林泉鬱鬱包絡山川佳城旣築霸骨是遷
我來豈暮師往不先歌以載揚百禩攸傳

霸隱嵩居如公塏銘

虎嘯則風生雀鳴而子和夫物有自朕之感通矣矧
躬師模而冶鑄乎人倫者世道衰于晚葉葉縣汾陽
之風不再響予猶及見楚黃無念禪師門庭巖謐肅
殺如秋蓋一于霜摧雪拉絕不以溫和姁嫗之者朕
其規爲先德痛斥今肯不離使人超情越見者近是

常言我人生灰根株淡徹金剛輪際苟非全器無始
昔來心豈易卒拔彼依違四大偃仰塵勞之輩直三
途孽種耳焉可俾之入我泐中而破壞我邪故極其
排斥詬厲讎眚方來如蝎而方來卒無敢登其門者
計同肯偕予親依僅三五僧而嵩居如公實在其列
如公髫季嚮道卅歲披緇乘戒俱急而尤銳志禪宗
故義學之家朗達如雪浪恩高卓如雲棲宏古心澄
芳稱毘尼最著之師天童顯聖號禪社特尊之彥公
皆奮臂長呼與之箭鋒相直獨伎倆枯竭禪師無餘
由是伏膺禪師而動止規模之寢削萬緣罄空諸有

甘畢生作無意智人矣眷霧隱祇園之勝貫賃以居三十季古寺閒房飯蔬飲水人無知者而公亦不使之知迨晚季爲故人觀如汰師請居上竺之蒙堂益遂閒心宴坐經行殊矍鑠無老意居恆不覆頭嚴寒洵凍雪頂蒼狀画就須苦提有與公久住者不見其拈弄紙墨忽一日索筆書偈曰今季七十五木人空裏秃雨打濕虛空燈籠笑破口擿筆長逝公亦異矣哉狀禪師之道實有以啓公也是宐銘以志之公楚人武昌秦氏子汰名常如禪師所命也銘曰生灰根非淺智拔一生辨在情枯竭銘詩我作聲金鐵書之擘窠劊之碣雨洗風磨光不滅

南礪箬菴問禪師塏銘

順治十三季乙未之歲箬菴問禪師解夏磬山預告逝期至季秋二十七日蛻化于吳江之應天寺世壽五十二坐二十九夏十月孟冬諸弟子迎龕歸南礪依汰閣維越明季丙申二月十九日奉霧骨入師所營壽藏中又明季丁酉其門人千仞岡來天童丐銘住山僧道忞謹撮其徒絕流策公之狀而爲之銘曰龍驤邁種式產霧窪優曇瑞應豈雜葦麻矧師稟願來爲汰艇松陵望族陽羨名家父字安期俞宗驪驤

號極淵博著書滿車晚憂無子僭用懲嗟乃供大會
百日無遮師曰我來宵戶流赧厥聲載路其泣哇哇
季方弱冠遊神道涯偶閱楞嚴思益超遐孰牖我明
燦發心葩長跼磬山乞敲鎖枷山爲徵詰疑情愈加
矢入重關大啓城闈有翩者鳳將遂求鸞神警而寤
馱振飛翰皈投泐雨落髮理安先陰痛惜策我血汗
首造金粟才申問端火蛇燒面骨毛俱寒忘眠廢食
智落情刊經茲淬礪孤危絕攀磬山仍陟文殊復參
豁爾開覺風聲指南言卉薦得啗後抽簪箭鋒屢試
編逼再三從茲穎脫如龍起潭機用自在綱要底探
濟河待漲天目開嵐磬山縣屬大泐宐擔旋命師攝
報恩名藍師辭力矣豈曰不堪俊猊在窟睡虎方憨
心期自許實遠且譚報恩委順南礪化遷武林檀護
競飛奏牋曳杖來歸一住十季家風嚴冷條令森狀
同居衲子戒抑短偏貴真操履實行爲贖尋常怒罵
稍忤扑鞭影響聞風望崖縮竣身衣不勝英發迸泉
居無情容見者惕乾院宇日整羸月明鮮藏典伊蒲
信施委填檀金客盜虎警以悛劫掠踵門雷雨震躡
甲申之變賊彌郊埏山房鎮靜賴師卒全慨念禪宗
近系失銓續燈手輯有允祖筵龍鬚天目遠造復巔

高中兩峰蟬蛻在焉來瞻來禮式敬式虔乃知師意
重本所先同門晦夫園逝竹林遺命鑿席師爲一臨
抵龕入塏語集餘琰佛事旣周歸闔閭潯專人三復
乃鑒其謔安居結夏來莫可禁金山龍遊元勤覺場
僉議揚化非師莫當牘齋公府塏放寶光我龍受之
奔走若狂大陳法會陞座舉揚乃爲磬山恩酬辦香
說張無畏舌吐廣長魚龍出聽萬指躋蹠山有廟祀
夏禴秋嘗毛包載羹籩豆大房請以麪代割爾犧將
非師道大孰感斬王爰有大士南海載歸滲金沈渚
咸各請祈神以夢告宐師式依與師何德師慈世希
大江楊子風波險巖往往覆舟師實憫之乃造輕舸
乃徵篙師援危拯溺無忝大悲荆谿復輓磬席久虛
義正首丘往散躋躋躬親香火灑埽庭除先規罔替
來學與與嘉禾漏澤兵燹之餘殿堂俱燼鐵佛畱軀
佛亦何心血淚盈裾感動羣情援師拮据師焉至止
滌荒構廬半載落成悲智所孚食肯分衛靡間屠沽
相勸遏劉廣惠貧孤結社放生樂及禽魚秀人從化
卿宰延譽淮撫恭順自遠欽風繇妻悍妒手刃諸僮
侍婢索命爲祟爲訂迎師說泐師音如鐘情緣爍破
幻趣頓空夕陽自太紅日仍東順侯聆悟畱止文通

踐登道場執禮愈恭齋筵重疊觀施彌隆師一顧之
罄散巖叢淮陰漂母祠墓艸封賦詩悲弔舟已解舫
瞻言百里道俗追從佇立以泣德感何鴻歸辭漏澤
高臥磬山手封馬鬣南礪之灣盡揮管居免涉人寰
世緣永謝畢遂投閒日月無幾莢數開莫忽語近侍
你策須聽我今住世有若晨星往矣金車託彼祖庭
檜楫松舟蕩漾蘆汀將從船子撇此幻形詰翰解衆
飄朕一輪遽廬大化浮漚乾坤風林月渚間復畱行
爰發權譎旅泊自名南礪既委報恩復晤乃往潯谿
別我檀護檀護別矣湖山道舊周爰咨詢告我不復
舟艤應天范蠡所遊師曰吉哉泊朕歸休那伽不動
出沒自在雲流天空去來何礙寶幢礪復闍維金棺
火後莖茅鐵蛇莫鑽薪窮不盡嗣燈有人一缸長燄
予則奚輦噬師英特磬山白晷噬師典刑天下風規
師道曰超師德曰又師顏曰臞師心曰戴眼兮碧落
襟兮瀟湘濯兮江漢暴兮秋陽月寫千身風宣萬偈
機匹女沙詔方大慧師今往矣吾宗式微紅輪收焰
桂魄潛輝曷昭來許厥猷弈弈山翁作頌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師固推雄我若有福往先道峰師蓋知我
我敢負師雲漢昭回勒此豐碑鬼神呵護天龍拱衛

休有烈炎千秋萬歲

四明空林遠禪師塏銘

尼父徹環天下子輿陳說齊梁瀉山七載單居思他山而遠太汾陽一言聳聽起白馬而遂行蓋開士志利生聖贖樂兼善固未嘗以硜硜小節靖退自高也明矣乃末學唯干祿吾徒亦慕羶苟名利之可求雖辱身而不顧于是有竭私智運巧能擁篲權門以希恩幸糞金檀護規攬名坊者往往而是彼獨行之君子欲回一世之狂瀾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哉矧今日之翰市山林尤更驚聞而怵見則四明遠禪師之高尚真足鐫世厲頑俗奈何復散佚其行藏不一泐今傳後微顯闡幽之謂何予滋懼焉按師族姓本青浦朱氏占籍鹿城依出世泐名智遠字空林晚寓遯世之思又自號泯巖道人幼孤貧從其季父脫白於城之景德寺寺故應院僧徒不專白業師雖少恆馱薄其所爲多與宿儒遊學爲詩琢句出人意料表同社爭譽之感中峰甘爲浮詞又陸沉之語復弃去之茗親依聞谷印大師爲授具易今名當是昔師志益高超心期益遠大慨昔流無逢識益馱薄其遊處逮之武原參密雲悟和尚于金粟雖痛棒屢遭未明厥旨而

百城集 卷二十七 三
締交唯一潤公乃喜嚶鳴有胥和由是結伴裝包之
江右參無異來和尚於博山山以枯坐提話策諸徒
慈接雖殷師無畱意復擬上敷棧原由江達楚參無
念有和尚于黃檗抵匡廬臥疾五乳山寺瀕死而研
幾益力無楚痛聲重潤公日走數十里爲求藥餌不
忍詒其勞苦乃相與買舟東下再參金粟始得疑情
頓釋礙物膺消一肯角立禪社之士方以拈頌淵妙
相高尚探師機辯河縣沛狀若沒則莫不欲狀自失
浩狀歸重狀師堅矢不出人葑心慕雙徑雪老人住
山之風卜鄰石壁鳴雲埋雪灑一坐數秋逃秦之客
不知有漢况復晉魏師蓋有焉崇禎辛未悟和尚遷
天童英賢畢集同參寶慶融公排闥數之曰楊岐得
力慈明圓輔圓終其世子發明不自悟和尚乎今悟
且住浙東望剎興衰起廢需人火急以子之德之才
必能爲叢林理棼息諍乃不一出效賢勞索居奚爲
師幡狀起謙卽日渡江入天童凡竭智盡能一以荷
衆爲心者九載掌記典客歷領維那再充化士皆要
職也不擇地而安之若固其他僧園物務事無洪纖
情無上下靡不周悉悟和尚亟稱爲老成人一衆無
間言非至誠動物何以獲上信友之若此哉悟晚葉

憂天童住持難其人枚卜諸賢師名三豫則悟和尚之記蒞師也徵矣特師過爲創肯矯世退藏於密耳善夫姚江邵子得魯之言師曰自五燈闡寂學者苦志無過閉門作活於從上師承啐啄覲面當機之用失之已久天童起而重整宗風人始聞之駭旣而疑終焉傳信徧中外盛矣朕所爲授受衣拂者以徵信非以誨貪而起諍浸淫至今不復知師承所由重逐名位如市販幾於策馬以赴不求聞達之科世諦所爲比周設財朋黨宗彊恣欲自慢極機械之巧者我法中曲盡其變懷寶遜世君子之恭於空師僅見之蓋知師之淡者崇禎壬午悟和尚拂衣入天台師旣精力衰頓不能從未幾悟亦圓逝乃重理住山舊斧焉姚江求如沈子者久參天童以理學孝行爲肯宗尚與師最爲方外知交故姚江人士嚮師如求如沈子而師亦愛姚江人士礪名行敦節義納交姚江人士亦如求如沈子師之不忍舍姚江人士猶姚江人士之不忍去師也因其營宣家場阿蘭若爲居止復愛其在四明淡處故師無謙讓之言直受而已居無何天關震於北地軸坼於南中原版蕩山海交訐而四明又當其衝環堵皆戈甲師與二三徒侶日披蓑

荷饁朝耕寒隴暮斫青峰未始以鋒鏑在苒生豪毛
規避想也方師住徑山晷夜坐心怖故啓扉山行數
里怖事卽滅以是知師于生歿利害之關早已等之
吹兗割水居恆之所守操履之真純不于茲具見邪
順治丁亥潤公告寂師赴弔錢唐爲主後事校讎其
遺藁壽諸梓而後返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師至是亦
無意人間世矣由是徜徉山水或吳或越居無定迹
朕一往清風逸韻流響人間肯欲俎豆而尸祝師者
幣相望于道故崑山有水居冰菴之請皋亭有山居
黃龍之請茗谿有邨居石墩之請師重違輿情一如
鴈影臨江不以峻辭拒不爲三秋淹應之云爾特以
衛真亦師故友之室潤公之房皆在武林谿畔管常至止
不能忘情所以寤寐松筠託咏滄浪倚杖而謔曰石
作牆兮竹作牕天高庭戶勝銀缸覓心不得知何處
折斷蘆華秋滿江傷谷陵之易改對澤國以興嗟痛
師友之淪亾臨葛川而隕涕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師六
月示師蓋有隱于中故不爲瞿塘三峽之遊而卒奄
脫於拈華院者豈漫無爲而朕哉師目微眇有遠神
至性仁恕表順裏方敬以修己誠以接物與人言若
慈嫗而造次不忘禮法規爲措置動合機宜不乘人

之不能揜以自取生平無矯蹇過舉之行苟非其道
雖拱璧以先立卻矣季布之狀諾有莘之取與畫如
也在崑楊子仲英拓洋湖別業擬謙遣舊住者而後
館師師曰豈以安我故使人不安哉即日引歸於越
早歲肆力工詩詞翰連章瀉水注而不竭參詢後不
事繩削有自狀風水淪漣之致狀末學不本道真味
著語言文字在山後舉生平詩頌悉然弃無存尚有
記其風旛頌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鐵鞭打著泥牛
背痛阿呵呵見也麼一犁春雨動耕鋤大隋劫火洞
狀頌舌似剛刀眼似錐生殺臨機用較奇劫火洞狀
無著處大千爭似一豪釐則師之所蘊可知矣予交
師在潤公後而師之知予在潤公前當匡山一晤肯
卽語公曰恣兄終成大器惜未有師耳鬣予參先師
機緣不契將發去師特爲予下清素之藥勸還金粟
嗣後共事天童師職予職互爲提挈事成有濟及予
掩關邗上仍念晦堂之室不可無灰心之徒移書廣
陵督子歸侍雖太白非朝堂其如入者之見嫉何一
朝貝錦文成卽智如潤公莫辨萋菲之口獨師始終
別白之至予鬣席天童矣且爲予直任三白羯磨之
事成褫予于此而後已於乎師恩之盡友誼之周世

百城集 卷二十一
孰有如師者乎幸師披緇而爲我法祥麟耳卽不幸而爲士林君子亦人倫威鳳杭之標越之徽雪之晝固不足以擬之矣師卒數月其徒行魏等奉全身歸四明舊山塏以藏之禮也霸章蘊公實主後事屬予銘予請公狀彙就而公亦沒矣僅登五十而云也師生萬曆甲午至今順治丁酉蓋方六十有四而化去予少師公復少予數季之內哭師未已又哭公焉人命脆危身非金石予亦秋林葉耳萬有一脫而辭柯則銘之未就無以表師又何以謝公哉謹披淚濡毫而著詞曰

霸山大法千載流東雷音一震百蟄開矇弘道利生至人之事於爍先猷唯師克時何以時之悟入維泓機泉始逢詞峽方傾咎在金粟頌說嘒嘒廣長師吐羣言止囂曠息聞風胡縣爾輻恥彼爭食羞同雞鶩一犁春雨偃松挂瓢風鼓虺蛇我耕我樵嗟師衣毛奚爲不豎割水寧傷吹尖豈窳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師恩友義爰盡其道隨順世緣不礙不留寒江鴈影碧落霞遊生同幻寄歿復電枵湖山委蛻暘我逍遙四明作冢烏膽爲碑師有嘉行我無諛詞高邁杭標秀凌霄晝越徹洞冰師居其右世出世間祥麟威鳳

百城集 卷二十七
清風峻節千秋可誦

顯聖愚菴孟禪師塏銘

飛行皇帝身膺七寶王有四天苟無聖后所生太子
則寶馬金輪次第隱沒七日之內王祚隨終况復正
汰眼藏賴以傳持者乎粵自靄山囑累歛光以來相
與鬘鬘承承者非大德天生卽應真降迹所以僧伽
本對王再世般若亦勢至重來他若靄彰秀草瑞應
金環圓鑑呈祥明珠叶吉始有不可殫紀焉者故得
大汰東流千燈照耀於乎羽嘉與鳳凰日遠彼翺飛
維鳥者且爲鵬爲梟式貪式戾當世稱爲天外鴻雲
中雀如我愚菴禪師復不憊遺一老俾守我園予奈
何不夷考其生平表章其行事以龜鑑一世哉請得
而論次之按師錢唐丁氏子諱明孟字三宐晚築室
西湖自以爲愚復號愚菴本四明望族五世祖遷杭
爲武林人幼聞梵唄則心說睹象設卽膜拜往往於
夜寐中起坐念佛過公府疑爲寺宇亦胡跪作禮季
十四矢志離塵入雲棲從蓮大師受五戒直中元建
會爲命今名歸而念佛益切嘗覺心想不停詢一高
道居士士亢聲曰卽今念佛者是誰邪師爲苾負坐
臥不安疑情頓發季十六閱真淨語有省矢口成偈

曰紅日當空擡頭便見掇落大門便好開店身心自
此寧恬恆踟趺累日不起後因禪侶激勸教看高峰
主人公話歷三載觸發龐居士語忽成偈曰鐵牛解
听木人善走心境如如打箇筋斗肯武林禪講之師
刹竿相望師靡不叩關請益深臻其奧獨於真寂聞
大師尤服膺焉季二十投真寂脫白爲童行職槽廠
日勞衆務常蓬頭垢面爲諸同學援引經論剖析疑
義有詰以離心意識參話師荅曰離心意識作麼參
空盍無聊直到菴沿路拾來皂角子可當蓬閬大還
丹聞者咋舌師亦點曾自喜但于託盍產難諸大禪
頭擺撲不破未能釋朕二十三歲薙髮墮僧數益遠
大自期禪說泐喜日注身心尤復旁及百氏家言一
皆泐社尊宿如憨山雪嶠南明輩與師語未嘗不擊
節稱善聞大師直以爲佩觿長傲屢挫抑之一夕遶
佛經行暗觸香桌豁如雲披月現自况鼇山今日成
道趨聞就質聞反覆徵驗不容申說朕師至此機辯
縱橫不可遏矣有僧以高峰四句問師未審那一句
能縱能奪能殺能活師曰是第五句曰如何是第五
句師曰小鬼捱磨金剛解鋸旣而聞顯聖宗風大敵
四海雲從忽動再參之想會聞亦遠出金陵乃截江

過雲門參湛狀澄和尚於顯聖蓋師未披。昔澄遊
省會曾一參禮蒙誨諄切內銘於心至是益發堅勇
之志且曰大慧以再夏爲期今我以再七爲期禪若
不異我亦作無禪論太也於昔坐立經行方著意提
撕忽澄入堂高聲曰放下著不覺掀眉一笑簡點從
葑礙膺直如大慧撒手天寧肯種種差別諄譌迎刃
而解遂披衣入室求證澄問懷州牛喫禾爲甚益州
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太祇如對倒藤枯畢竟句歸
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如何是一口道不盡句師曰
小月落孤峰復命作偈師口占曰石傘峰葑玉一溪
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華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
啼澄曰好聾師曰且莫塗污人好復索狗子無佛性
頌師曰佛性如何道有無秤鎚落井卻能浮曾經捉
敗趙州後拍手終朝唱鷓鴣澄遂以洞上泐印屬累
師焉昔飽參宿學鱗集座下師季方二十有五久
之間遽蒙印可一衆厓柴度不可畱乃辭雲門真
寂由吳入楚一衲孤筇探竿獨挈凡循山傍澗一人
半人之所罔不披榛叩激闡發大猷一日道旁見艸
舍有僧近百歲師入索茶僧目眎茶鐺師指棚上瓜
曰可喫得麼僧曰畱種師曰此種何來僧西指曰那

畔師曰那畔卽不無爭奈種雜何僧曰請佳種看師拱手譙茶僧曰效顰魔子回身入內不復見抵黃麻參無念有禪師有見師來詬罵不已師遽問南泉斬猫意旨如何有憑陵曰我殺不得汝邪師曰殺卽任殺南泉意旨畢竟如何有曰待趙州來與汝道師拂袖偃出從此嵩山禮祖燕市求人晨餐暮宿則野廟孤邨肝膽形骸則冰霜土木見者莫能測也及乎洪音一唱雲蒸霞蔚又莫不海沸波騰昔師疴病連季衣惟骨見自號白骨道人遠近趨參卽傳爲白骨會云居燕凡五季聞顯聖歸真天童旺化卽日賦詩南邁有雲辭雙鳳闕麥秀五陵秋之句豈甲申之兆師固莽知者邪旣歸哭臨顯聖圓聚天童返省真寂復掩關於語溪之攝心菴猶以愚癡沒生歿廣化在多聞故雖祁寒沍凍溽暑流金而師嗜學之志如海吞流無厭怠肯也未幾應屺瞻葛太常之請出任龍門龍門嶺紆市遠寺無恆產仰給山君師芘鞮短褐日負薪而鬻于諸學子不廢提持居一載因事去爲季迨祁仲子迎還會稽奉師化鹿山中師久懷淡隱樂與勞侶驅犢飯牛來者旣不辨師適有問者師則策牛飲澗多愴况而返久之顯聖席虛輿論歸師一肯

賢士大夫與當山耆宿同申勸請師亦以先師公案未了故不峻拒直裝包赴焉視篆之後整飾規繩肅張泐令陞堂入室無虛日學者至不能容乃外集檀施內竭衣貲凡堂廡寮舍葺人所未備者畢舉豈戎馬生郊四埜寒色獨師得悉心締構增其式廓非天龍擁衛道德之靈曷以致之任五季因僧犯諍止之不可乃拽杖入化山不復出禪流失怙泐社中衰山陰道上若邪溪頭鞠爲漁汀樵徑越都人士殆不能一日忘師也往來敦請迄無虛歲者三季不得已再還顯聖以三載爲瓜期三載後於諸泐姪中舉唯岑

懔公代主其席師則搥鼓退卽還西湖舊隱所謂愚菴者是也初師建此菴爲修孤山舍利塢後度母爲尼以此菴近市僂甘旨故師終身奉母長居此菴至若住越州蜀阜秀州梵受蘇州朱明或應彌陀應宗會應福臻或過天華過佛日過眞寂因而或講華嚴泐華楞嚴楞伽金剛圓覺梵網唯識在處布慈雲隨緣施泐雨不吝情於公來亦無心於彼此殆如鴈過長空霞生碧落而已所有覲施或贖生命或惠孤貧或濟人之有急難者餘則悉以養母故得甘毳不絕於饗餐利養不分乎清衆所以不別構周母之堂不

夏織陳蒲之履或晴嵐撥掉或雪港攜舟放意湖山
市城絕迹良有以也至季六十有三母始順世師哭
踊悲號日夕孺子慕晴爲之枯焉自此不訓徒不赴
請閉門斂迹又六季而師亦遷化矣蓋康熙乙巳孟
冬之十一日也寢食譚笑如常嘗忽語侍僧曰三日
後吾行矣集諸弟子規訓泐門細大不可濫名苟位
取玷先宗言皆切至諸弟子爲流涕請偈師瞋目曰
癡衆生不說偈偈便死不得邪如期衆集相與語曰師
今尊候如宐安得撒手便行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
泊狀遂逝世壽六十九僧臘四十六遺言水葬莫慰

羣心屬門人範爲則王顯聖乃卽苒岡建塔歸之全
身焉師生知夙稟妙慧天成宗通則橫穿四七二三
說通則綜括千經萬論夔公偃老言苒契旨悟後周
參忠國大珠禪備衆體泐滙多門東山演大慧杲口
似懸河機如劈箭拈來卽是流出無垠師殆兼而有
之若夫乾坤寄傲山水怡情風流倜儻豪放不羈則
端師子政黃牛之英匹也任則隨緣太則無矣恥作
呈身之客羞爲戀窟之蛭則高菴悟山堂震或菴體
之俊流也紉懷高尚靖退是居馱薄十字街頭架大
屋養閒漢至於梵受朱明由師顧鑑蔚爲寶坊一皆

撥置不問其艸芥名場霜雹利養爲若此也有恩必
報無怨不忌不以好惡偏心不以親疏異跡至於我
宗我塹我泐我圉然我郊葆穴我藩垣則不難背城
借一鞭橐是從其臨危不懼見義勇爲又若此也師
少嘗恆夢遊葛嶺往來甚頻當世學者多稱師爲再
來人信不誣矣嗣泐弟子自淨範以下三十人傳講
弟子二十人傳泐居士三人剃度親依得戒與士大
夫之問道獲益者不可悉數焉師沒之明季弟子範
爲則挺復亭各以師狀謁銘乃取二公之狀與予生
平所見知於師者論次爲銘曰

佛正法眼千聖攸宗西東分布世擅人龍道行有待
至德乃凝昌期五百運會師興生知特異邁往獨并
鼇山此日大慧當季沒造幽淡探窮經論宗通說通
岳瀑飛溟貫萃新偈日演千行牙橫劍對舌奮蘇張
妙語霞縑神機電疾捷狄魂亾天孫巧失進非坎滿
浚若江河風行吳越艸偃支那千里裹糧百舍重趼
從者如雲師心無選落魄乾坤聊以寄傲凡百有爲
風烟一掃顯聖拮据朱明締構屢典名坊云胡不逗
愛道佛歸章母師養德報劬勞道寧有上呼山邀月
築室湖濱六十孺慕大季終身敦崇罔極培植彝倫

誰敢予侮動厥譏脣高竝秦山清同鑑水百世師仰
曷其有已爐峰巖嶲天柱嗟峨銘詩我作終古載謨

百城集卷第二十八目錄

塏銘三

東隱玉如暹公泐師耐蔣宗湖山塏銘 康熙九

季維揚作

重修天童開山義興禪師塏銘 康熙十一季平

陽作

塏表

青州大覺院達泐設禪師塏表 順治十一季青

州作

墓表

明中憲大夫分巡兗東兵備道王公墓表 順治

十三季興化作

墓志

敬山徐府君墓志銘 順治十七季 宮中作

夢隱道人自撰藏真塏銘 康熙十三季 平陽作

白城集卷第二十八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塏銘三

東隱玉如暹公法師祈蔣宗湖山塏銘

朋友歿無所歸曰於我殯千秋大義僅見魯國一人
後世慕義之夫亦有麥舟相助在今已成絕響况交
當貧賤愛推屋烏割先人丘隴為釋氏幽宮苟非志
宣尼之志即使好學深思羨牆寤寐如或見之亦習
焉而不察者有矣行焉而不著者有矣求其古訓是
師如我趾云居士之義則又魯國之後僅見一人而

已周文澤枯仁歸天下請得詳述而論次之俾天道之微報施之驗于茲具見焉按廣陵新城之東偏有菴曰東隱者世爲應院由先師若昧明和尚從雪浪大師遊得法爲贇首之師又得弟子玉如暹公繼之弘宣不輟而菴遂爲講肆焉先師道馭湖江席恆半天下以締交三我蔣先生愛其至行清真故間歲一至廣陵先生亦慕說先師服其道德深高故遂極力爲先師護持東隱山僧本雜染開先任先師黃岳山居殆行腳四方以東隱爲先師脫白之所師弟暹公又任持其間因恆過東隱遂爲長君同菴先生知愛亦猶先生之交厚先師無間也故先生沒山僧從長君之請爲先生作傳復舉青烏家爲先生相山下吉于今邵伯湖西之新汧長君以山僧知人爲不謬先生由是歸窆于茲厥後山僧寓城南之淨慧精舍長君業絕意仕進作淵明流輩矣獨肯肯過從山僧不一攢眉而公故山僧復爲先生長君製画相贊長君程墨徵就復爲製序弁其端及山僧再任天童復爲太夫人著九十之文計先生與長君生平行業具見于山僧之篇章者且半焉嗟嗟日月易流逝波難復詎長君與暹公竟相繼化去邪千里修途山川爲間

遂不能効生芻以致獻此山僧之負疚一也又先生
歸窆三十季佳城之厥祥未發亦山僧一疚也山僧
負茲二疚將不可對長君于地下矧對其後裔于生
歿乃今先生太孫趾云居士尚念暹公歸土無策不
憚千里修途挽山僧于化鹿之山山僧雖龍鍾衰老
念太孫高義敢憚千里修途不撥棹邗溝博觀邵伯
新扞而定其臧否也邪由是稅駕東隱周覽川原睠
龍砂之豐固循四水之歸堂卽太孫斯須少俟亦金
章紫綬指日盈朝况至德動天更豈能割先隴以歸暹
公之骨卽暹公得耐先生亦春去秋來無愁芻牧况

鬱葱佳氣更千萬歲長發有道之祥先生得吉壤
公得安扞東隱得也有力之家世世爲之弘護有由
狀矣狀非先師山僧不寓止于維揚非山僧邵伯之
佳城不成就于長君非邵伯之佳城暹公不獲歸骨
於黃壤所謂交相結而互相酬者也狀其所以致此
者總作合于先生於長君於太孫之厚德而已誰曰
有地道而不由天道乎哉銘曰
宣尼聖百世師殯窮友於我之規千古孰傳持嗟趾
公作事奇遵古訓窆舊知澤枯骨大豐岐日西出月
東移窳堵波無壞岿

東重修天童開山義興禪師塏銘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菴觸亦曰王菴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菴觸亦曰王菴可乎觸對曰夫觸菴爲慕勢王菴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者忿朕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散公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夫柳下季不以三公易介惠風高節誠爲百世之師孰若道崇上帝德感天星如我義興禪師其藏真之塏又宜何而弘護者禪師不知何許人以昔考之蓋在孫吳間誅茅于甬東之絕壑雲溪路僻人迹罕經昔山尚未有名西晉永康初俄有童子來供役作服勞薪水且三季將辭去告師曰我非人也本西金太白星天帝以師道行高卓故命我執侍師耳由是山名太白寺號天童從此以來歷唐及宋宗風大振禪門碩大之師如宏智覺元明良洎我應菴密菴兩祖咸後先任持茲山近八十有餘代金田香界暮布三州八縣叢林之盛實甲天下迨明末屋老僧殘谷遷陵變向之規制竟爲

寒烟衰艸荒埋殆盡崇禎四季黃公海岸司李明州
率諸紳士共迎先師悟和尚典主茲席未久之間頓
還舊觀天童赫赫之名復充寰宇皆師發祥有以造
之也朕師生當摩騰始漢大泐未東之候一切教門
佛事尚屬天開艸昧訖師生平語言行蹟無聞出生
入滅皆不可考而四明山心有杖錫寺寺傍子院亦
名太白塏世人相傳謂師旣之天童復飛錫凌雲
聽其所之重開此山蓋師塏云今康熙八季歲在
己酉郡東壽昌寺璿公復誅茅于寺南之西塢披榛
之日從溪澗得石幢八棱上鐫開山興禪師塏字畫

分明太山數百武舊有窳穴于是捐貲買山礮石建
塏復奉師焉朕終疑杖錫有太白塏及考郡志杖錫
建於唐之龍紀元年季由天童紀禪師杖錫於茲故得
今名則太白塏實紀塏而天童今塏爲師塏無疑矣
嗟乎聖帝明王山陵徧界至於世遠人亾湮沒且不
可勝數况復人間丘壟獨禹穴孔陵尚巍朕無恙者
以道大功弘歷代君王護持之力也師以方外人沒
幾千餘季區區一塏由成而毀復由晦而彰非天帝
欽崇道德不忌夙心故假手于我璿公與公稟戒於
予從予乞銘將以昭告來茲俾無損壞甚盛心也予

百城集 卷二十一 五
忝兩主天童子師有薦蘿附松之義義不散辭謹拜
手稽首爲之銘曰

頭獲生王封邑賞金壘殘灰士刀鋸是尋嗟士誠狀
貴逾王公何由道德上格蒼穹維咎義興委身絕壑
路僻雲深世人罔覺爰有童子職勞水薪三載行滿
辭師告因始信西金天帝遣來名山太白精藍肇開
陞堂說泐四海雲從千秋萬歲奔走象龍師有霽塏
咸指四明孰審葑山艸沒佳城長庚夜泣天帝悲增
乃眷璿公假手重興高建雲幢再礱砌石燒香散華
作禮晨夕咨爾山君并及水王仰體瑤階永護勿忘

塏表

青州大覺院逢泐設禪師塏表

順治壬辰之秋季青州逢泐禪師歸真大覺相國張
東萊已擷綜其大者爲詞銘諸塏矣其徒以師行業
迹涉神異事多逸于散忘苟拮拾夫銘之所未逮者
而折衷焉無洪纖皆可振厲末俗盍曲紀之則以其
狀請論次于當世有聞之士狀後授之豐碑而昭示
來茲先業其不泯乎遂以其事屬之夫予予惟齊壤
鎔海山山川淑霽之氣必有鍾而發越之者是以蔚
爲萃拔人倫神遊象外之夫故東莞之有竺泐泐也

則道重王公矣北海之有支曇蘭也則德服鬼神矣沂山天作緇水洋洋顧何代無哲人獨是象泐垂秋聖賢隱伏自青州百問之音響絕南陽乃邈如曉漢疎若晨星焉於乎求崑璧於炎岡雖寸瑤莫問矧功利之俗尚方堅誇詐之習湛日甚一齊未傳衆楚交咻乃卓狀不隨世波卒能以道自見若師之可傳又何議焉按師名通設字逢泐益都李氏子幼負出塵志九齡以二親俱喪狀世相乃投玉田菴出家十五得度本名慧田字見龍天童密和尚爲易今名云玉田應院也師淹留積歲跼若園土至季二十四徑走

東萊從璽文慧明諸師廣習經論之學一日覃思首楞嚴雖得多聞不成聖果之語復悵狀自失始有問津祖道之思矣於是矢志詢方遵海而南至琅玕因明空大德指參淨光老宿于石河依之四載一日光問僧思無邪有思是無思是僧方擬答適師又手立旁光曰見龍下語了也你猶自葛藤作麼師聆之微有省發益感奮立矢不語三季杜多行以終身期明己事報佛恩德故所至脩狀一衲披寒暑食才接氣而已至於忘軀事衆則由也兼人有輕勞無重務焉聞天童道風遠蔽叢林之盛雲水湖海之躋蹠不勝

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遂由河北造甬東徒步三千里
躬就刀尺之下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由是日有智證
雖服勤衆務陸沉下版之中而函丈中人固已別具
隻眼以待之矣因疾出山還益都巖而求登菩薩戒
品復再上天童親炙踰季乃以歸建叢林揚化父母
之邦爲請天童躡之且致重誠焉歸卽潛住平山單
已岳居艸衣木食卉無甘苦一嘗之殆徧有訪者曰
境僻人荒如此得無狼虎戒心與師曰汝欲見否回
眎卽一狼在傍其人怖懼則揮之令去住凡五稔僧
俗四遠欽風親依唯恐後師知可以有行也乃自陳
夙願由是天人協贊一舉而成大寶坊寺距毘城一
里當西北之偏青峰翠岫綠瓦朱楹昔或旭日初升
夕陽斜照則山光樓閣互相蔽虧規制差小天童而
壯麗實過之東萊張相國尤深敬信復別荆禪院居
師故師爲青之大覺萊之福慶兩寺住持惓惓以本
分者著子提撕學者槩未嘗登猊座操鎚拂爲人舉
揚衆請之師師曰莫誓速俟法堂方丈就吾則爲老
黃龍和尚當自有南禪師爲汝輩說法也故叢林方
在天開艸昧之初卽事事準以大智清規是以規皇
矩疊禮周樂備不赴外請不事交結老有養壯有學

少有模至今遂爲大河以北法社之冠焉尤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聞鼓音請未嘗不身先率衆暇則詢老疾課童行利導諸司以爲常初夜必跣趺危坐中夜經行後夜禮佛或昔漫步朗吟逢旦蓋脅不至席者終身焉間嘗有病病雖至殆不藥餌不睡眠卽病之一字曾不一語道及生平視身如幻嗜道若饑利衆如渴當流離之候收養遺孤弔亂之餘掩藏暴骼此其一斑也所以至行感人真慈格物化惡則一言從善履反則一動爲平夫豈偶狀者崇禎十三年歲饑民大疫死者相枕籍城鬼號焉宵號不止居

人求師薦拔師以一紙宣示貼其處則當夜無聲寺基王產也化王衡國不允是夜王感異夢卽親定封疆舍歸三寶適構禪叢值昔大旱三月不雨有闡提者嗾諸當事議撤燬矣夜則雷電晦冥河水溢涌平淹子城數尺嗾者悔旣議遂不行鳩功締造得大木焉工師曰棟梁材也丁丁伐之斲而不仆增數百人牽挽莫如何也中宵居民忽聞甲冑有聲嘽嘽燉燉宛若三軍赴敵而來者驚起眎之則大木傾矣殿之千椽萬栱皆信人唐鐸所募鐸故羈豪吏聞師一言示誨則弃吏爲鬻香長者日走山鄉化諸椽栱有人

爲鬼攝至深林使投環焉鐸過之鬼驚曰唐某來迅
逸而忝人故念鐸不置而不知鐸爲何如人也一日
有遇鐸于途而呼唐某者人聞之則涕泣拜跪于前
具述所以活命之恩審之月日良狀後鐸歿其夜數
百處空中高叫咸聞鐸催送椽木聲故殿工易就而
師之感人有如此者師詢方問道受益天童旣淡依
之亦最久故凡建置規模山門格則以至立身行己
之大綱與人接物之細目雖道有汗隆風有南北大
都取法乎其大者爲多法其海納山容之量則豐儉
隨緣方來翕受泐其巍巍堂堂之偉度則靜若山峙
動若龍踞泐其壁立萬仞之孤風則聲利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不爲王侯罄折不以負販倨侮則天童之
一日簪紱輿僮也杜甲乙相傳之漸竭盡衣資置石
橋伯牙兩莊場以安插其徒子則天童之金隴服從
不以一厘小師有也居恆有逢官長者入寺隨喜其
迎送款接之禮一槩委諸知事卽東萊從受皈戒于
師自稱門下弟子而師亦無疎暱其間逮庚寅冬東
萊入朝造師言別獨惓惓餞勉有加則師狀世之意
蓋見于此矣壬辰九月望後四日忽示微疾至二十
一日中夜與僧孕霧問荅竟乃泊狀而逝赴告鄰封

耆舊及護泐檀越之家或相距二百里或相距三百里東萊遠在都門則又相距千里之外咸言是夜夢師來設之狀畱供三日端坐如生依泐閣維收霧骨建塏于寺之西原歸窆焉世壽五十三僧夏四十五并後說戒一十七壇從得具戒者千餘人鬚度弟子七十餘員僧俗皈依者不可殫紀异哉宗門玄唱絕子玄枵者彌運師以子狀一躬起末世越等流不憚烟水百城之勞虎穴魔宮之險汲汲焉皇皇焉苦志劬筋以求道利生爲事卒能道重天人德欽神鬼立之斯立道之斯行頓狀平地上幻出龍天釋梵之宮惛無語言述作以先昭佛祖爾狀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人知有佛祖向上事者則皆其開鑿之力也可不謂賢哉著爲辭以昭布來茲其誰曰不宐詞曰

含生之慧日盲以癡所蒙論劫迷真道常行險惡中康衢誰與示出彼邪見叢我泐自西來弈世有良工成風運吹毛智刃刮其瞳人天眼忽開大道絕隅封海岱惟青齊洋洋大哉風支竺代何賢格鬼字王公山川孕霧淑蔚爲僧中龍肯丁象教衰濯濯牛山童玄音久不唱俗尚唯利功饑世或相食人類轉頑兇

乃有至人起悲願夙所鍾撫茲末運儔慘怛填膺曾
何以衆生魚使之脫罟罾何以渡河獸使之立飛翬
溟探川以浥厥懷未易充浩浩玄風蔽聲來太白峰
勞輕求者重誠竭志乃通合郤盍盂口八面光玲瓏
歸豈戀鄉土揚化在我躬範人須自範尚口故滋窮
虎可驅使令艸可辦餐饗心若不異肯諸法自玄同
道大天人叶德臻神鬼崇依教非面革說服本誠衷
華嶽巨霧劈黃河一瀉東區區建置事潛以消啄江
蓋師末節爾何足爲咤忪異哉豪吏鐸志壯心膽雄
沐師只一言翻朕悔悟終死生有奇節况復在陶融
我敬師大者一目仕與農東萊稱弟子跪拜無德容
方在締構初規疊制已鴻功成不自居謙讓度何洪
一鞠能事畢雲雨散長空分身往告設千江月影逢
師滅儀型在高揭泰山從銘詩告來者萬古開鴻濛
墓表

明中憲大夫分巡兗東兵備道王公墓表

崇禎元季戊辰秋七月興化中憲大夫王公卒于家
十二季己卯九月冢君貴一舉公與元配陳宜人合
葬于南亭之新阡公增大學士吳相國銜擯公生平
之大者著爲詞銘其墓矣今順治十三季丙申冢君

復細論公終始事蹟請予曲紀之按公諱懿美號元玉高曾世居通州餘西場父累贈奉政大夫綱避倭遷興化富而好義凡邑中有大徭役必首先率倡縣凌侯與邑長者咸稱王君積德有餘慶後必克昌生四子懿曾懿祖懿芳公其叔子也性獨沈毅而端簡甫入小學卽嶄狀立崖岸矯矯諸兒中若雞羣鶴識者知爲鳳沼英物矣父以末致財顧自謂吾操奇贏走四方商賈家安有奢望顧咕嗶詩書謾爲儒冠誤邪子無少長當侍吾商歲往來毗陵婁水間公慨狀曰丈夫生當衣被天下奈何以一身一家之故日孳

孳持籌而算爲由是發憤志學日成數藝輒作干將吹毛師子搏象之勢同舍生方環眎爲諧謔而不知其氣陵一世意欲出其長才有所用之也未幾補弟子員明季補餼膠庠嘖嘖有聲大小試恆居首冠以屢困棘闈乃援例入北雍爲國學生一試而領丁酉賢書三上公車而成甲辰進士選授河南府孟津縣知縣不以牛刀小試爲嫌下車清果稅革黃河渡船捐索之弊拔葑大學士王鐸冠卷首甫三月商民稱便絃誦有聲調知本府雒陽縣事雒當七省之衝重以藩王掣肘送往事居最爲繁劇公廉明果毅端方

自持一肯號稱二鮑以不善事按君大計調簡丁未補福建順昌知縣縣居劔州上游山水暴發漂民舍恆數千家公備舟募善水者操而往援救活無算痛民貧吏墨善教罔聞爲之除火耗革拘差善者勸惡者懲剗水南書院進民之俊秀者旣父且師而申訓之三季給由方伯大參咸稱公政爲八閩卓異以獲臯按君又挂白簡謫山東鹽運司知事家食三載至乙卯陞江西貴谿知縣以委署府同知侵漁帑金三千兩公要其交割分明而後眎篆撫道爲同知戚里怒公不畱餘地復挂彈章改授松江府儒學教授公

掀髯笑曰使吾日煩俗吏簿書與今往對名人彥士孰爲重輕欣狀束裝受事課松士凡居葑列者俱後先接翼去爲高岡鳴鳳庚申由南雍助教陞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經略熊公廷弼一見公卽以邊事相期許握公手曰先生當世有心人吾爲朝廷出死力幹蠱封疆正苦軍葑贊畫無人非先生誰共襄厥事異己者聞之不憚轉公戶部郎尋奉敕總理密雲餉務密爲京畿左臂中原財賦轉輸之地國家未造戎政不修餉肥貪墨其來舊矣公建議以爲上兵伐謀其次財粟蓋士馬性命攸關司餉者所當珍惜如護

元氣者也頻季以來海內困於加派則出者之源既竭全宇疲于轉輸則入者之額恆虧况密兵非澤潞雄邊子弟之兵密餉乃民髓民膏千里饋運之餉筮龜理財以養民爲先今沿邊一帶屯牧盡廢射藝久蕪所仰給大司農者一皆取辦催科不于此皆省冗濫之端清出入之竇少寬民力而蘇之命則天下事正未可知也乃按籍稽核剔逃勾亾得清省銀米二十萬胥吏謂宐中分之輸官之半皆公物也公正色曰汝欲以吾爲市邪并埽除銀三千兩悉歸之縣官具疏奏報已卽日單車復朝命而并後受事者畏其軋已多方壅遏祕不上聞公抗言本部大司農面爲公淡墨如土故京師有鐵郎中之稱是歲超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奉敕分巡兗東兵備道按察司僉事拜命之日公喟朕曰沂兗久經白妖蹂躪城郭空虛十無其一譬諸虺羸之夫元氣已散唯有參芪差可延季撫議是也大黃青枳所宐嚴戒勦說是也方今百姓危于倒懸乃必以虜級爲功恐東齊百萬生靈盡遭冤覆夫攻培之汰無心誤用之而以上遺君父下禍蒼生尤且不可况欲假此爲高官厚利父母妻子之澤哉司臣所不敢出也檄羗縣吏爲殲其元魁

恕其脅從凡不得已淪入妖黨者不惟開其一面且與以安全無夫者爲之嫁無妻者爲之娶始鴻鴈有中澤之譌黃鳥無剝啄之歎矣朕大吏主勦而公主撫由是相左特疏調公就簡公曰噫吾本楚水書生豈有私于東省哉不過爲今上愛憐赤子耳吾子幼以未能從吾宦且縈懷顧殺人之父兄子弟圖保一官其若吾子何徑拂衣南歸行李蕭然一如吳越遊學老塾師歲暮還家攜得古書兩篋而公所多者惟黃蓋儀仗而已歸里之日閉門謝事日課子貴一與從孫延禧俾就外傳而程督焉延禧者公仲弟繼祖

之孤遺也公撫養教育眎同己子而子貴一實張孺人所出陳宐人亦愛護珍惜不啻己子蓋公能錫類故宐人能不如忌所謂惠于宗公神罔肯怨神罔肯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御于家邦者非公之謂與公幼懷澄清天下之志長而不遇有司至四十旣壯尚淹滯場屋釋進士褐肯且四十又九矣老黃胸博一外知縣復不遇上官調繁調簡乍陞乍降遭回而不克進者僅十六季始逢承明出爲司道庶幾可行其志矣又以不遇上官終卷而懷之騫迤阨塞不當爲公弔哉朕衆貪而我介衆忍而我慈由今論咎向

之墨穢而擅富豪者今則子孫流爲傭保矣向之暴橫而躋顯要者今則殘楊衰艸翻爲絕祀之魂矣獨公襲素封之後尚有郭内外田數頃公賦之餘餼粥桑麻足奉賓祭子庠生貴一世守而勿失焉孫仲儒憲儒敦儒悉淵源家學有能文聲固方進而未艾也是則公之穫于人者嗇而食于天者則已厚矣復不可爲公慶哉予懷明德公銘何敢辭銘曰

明輕貢舉黃甲是珍入供臺省出據要津朋從揖揖唱和誥誥一仆九援孰問豺麟公登黃甲久受苦辛風牕雪案後夜凌晨五十筮仕政歷多春乃民乃社維惕維寅包苴羞薦冰玉自璘清滋衆惡惠徒在民柳下三黜匪直也人公實爲之自致騫迤穹蒼曰否天道維均枉終自屈直道還申公忝何昔之子塵湮幽宮作牧玉宇歸鄰天眷公德厥後振振封高馬鬣祀享明禋天豈公私報爾廉仁謂予不信曰有高旻墓志

敬山徐府君墓志銘

敬山徐君諱德龍越之諸暨人也爲人醇誠篤厚持狀諾矜己讓明萬曆間歲取茶來京都人愛之得娶京師周氏女生二子長曰純修次日昌暮年十二

君以疾卒二子與母煢煢在疚留京則上無伯叔終鮮親姻歸里則舉目鄉關雲山迢遞不得已落籍燕都二子賴依蔭母家僅免瑣尾流離之歎母周氏亦以有子訓育故得遂其栢舟孀志焉狀其間寒燈雪案之淒涼飲檠茹荼之孤苦殆有匪夷所堪者矣純修既長以中官入侍禁帷昌暮鬚髻儒生三子長天錫復補髡庠弟子員由是書香不斷家聲再振周母且享季七十乃考終卒以未亾人之身歸祔君之原壤純修孝思無斁重其久而先業遂湮也後世子孫罔知水木根源之如此故丐予論次而爲之銘曰

浮幢幻宅兮天地蘧廬他鄉異國兮夢裏華胥繫維節義兮保爾孫子千秋萬歲兮封是幽居

夢隱道人自撰藏真塏銘

諸佛不出世亦無涅槃者十法界中凡聖雖殊其致一也狀則山僧固有出世入滅可煩徵詰者乎不過一期幻業招致幻緣如化人如夢事本無名氏權號僧恣者也多見諸方生并自著悟由身後復假文人筆舌制爲諛墓之辭生愚歿智識者羞焉山僧道牽于習行業不純忝作人師無可稱述恐後之來者罔察其心蹈并之爲文致篇章以重吾過故論次生平

百城集 卷二十八
自銘其藏云山僧名道忞字木陳號山翁又晚號夢
隱道人潮陽大埔林氏子甫冠弃弟子員從匡廬開
先明泐師難染受具戒于五乳憨山清大師得泐爲
天童密雲悟和尚嗣悟宗衆請龔席任三年退居五
磊遷台州廣潤越州大能仁吳興道場山青州泐慶
寺復循明州緇白請再任天童順治十六年己亥

世

祖章皇帝嚮其名遣官徵召至京問道畱任齋宮萬
善殿結冬開堂待以師禮錫弘覺師號晚謙事金粟
從雲門弟子竟可請投老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
愛其峰鼓壑濬原膺隴平乃自相山擇吉鼎建名坊

卜諸兆宅于黃龍峰之下爲開山第一代焉世壽七
十九僧臘五十五文言有九會錄北遊集百城集若
干卷行世得法弟子顯權期懷等共壹百三十九人
銘曰事魯儒裂章縫皈釋氏反覺雄長河北大江東
流毒遠造殃洪兜率無端昇夢裏化山千載錯流通
百城集卷第二十八

弘覺老人百城集第二十八卷計七千四

百二十八字新安弟子汪章捐貲助刻

百城集卷第二十九目錄

行狀

故兄知廣西平南縣事文林郎亦采林公行狀

崇禎十一年還鄉省親作

開先若昧明和尚行狀

崇禎十四年佳山作

明天童密雲悟和尚行狀

順治十五年天童作

百城集卷第二十九

住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行狀

故兄知廣西平南縣事文林郎亦采林公行狀
公之先由殷少師得姓世有顯人曰穎爲晉黃門曰
茂爲隋右丞相仕于唐曰藻爲江陵府使仕于宋曰
豈爲廣州司戶仕于元曰詮以解元除評事判瀚自
黃門入閩而子祿守晉安因家晉安司戶值幼帝黻
遷起兵會張世傑討賊卒于軍而子迪因家南海評
事旣遷石壁卒于官葬大麻而子孫因家大麻由大

麻遷新豐里則公始祖八十八者也公諱淳字崇古
曾王父山王父一嵩皆有隱德不仕皇考昔慶則詠
謠白沙陳文恭之風薄進取止于庠唯公幼耽學有
能文聲聲藹鬱甚凡十就棘闈弗第卒循資銓選得
廣州司訓凡八載弗遷大吏廉知其能則交章薦稍
遷廣西平南尹政成例得州牧以不能婚權司方垢
索毛吹冀中以禍卒之無纖豪挂議則以不及去官
凡公如此一裁之義命無諂上之容躁進之失蓋公
爲諸生時方慨狀于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傳而環嶺
以東秉觚牘者則以公文爲模範一昔貳州牧伯與
薦紳先生之家爭致師席其百里重趺趨門下者歲
不止以百數狀公卒教之以孝悌忠信無倦有貴人
子驕公自以爲不狎不順擯之而後諸生知公意之
所在也則人人刮濯諸凡北面公者皆有懿行可述
其居司訓肯念國家承平旣久所在弟子員習浮靡
寡能婚于天子邦家民命之託使萬有一而赫狀震
疊之及則屈辱師聖非是乃輯爲學之要切于修己
治人者八條日爲申儆期與諸生更始平南交夷徼
姦民樂于爲訟而賊胥汚吏多行誨盜之方故縱其
首事而招徠之民卒流亾莫有禁禦公則淑問而得

其情哀矜以畏其志納諸禮讓之域示以禍福之門
凡陳嘗率育之道靡不有志載焉如指諸掌旣而不
獲大用于昔則退而居鄉鄉人無少長畏公如父敬
公如師間有舉事過當者則不欲使公有聞旣聞矣
則羞縮屏避眎不敢直曰吾終不可以見長者惟公
邑居抵京國萬里聖天子威靈德化雖外薄四海而
土瘠民貧俗恬固陋忘逢識遠見漸靡久之以至仁
之屬義之族不相知問民生之鄙薄風俗之不長厚
而公式生其間蓋若有使之者公二十喪父四十喪
母于生計蕭條之日而身孤母寡弟妹方穉公一提
攜奉負以至于長長則擇妻以妻擇夫以嫁凡嫁二
妹爲弟再婚焉初弟灝失怙過痛得痰癩疾如是枕
牀席者連歲月方趨救療則有糊口之累欲行糊口
則有內顧之憂出入狼蹠莫與爲生公卒多方求善
劑而調攝之如初惟公性恬澹不亟亟于富貴而家
貧親老不忒心逮喪母吳則哀毀蔬食內盡其志外
盡其物慮無有不得于心者狀終以不獲祿養爲憾
每與家人道父妣事未嘗不感慨欷歔泣數行下則
謂福輕旤重賴先人與庭闈之訓獲有寧宇使子孫
知爲學與善足矣曷求焉乃舉祿仕之所入者度足

以奉公賦餉歲肯其餘悉以分贍族人親友知識置
大宗小宗嘗食之田若干晦與食貧亾役之妻子皆
有以賚而又與人以讓遇物以誠方居東肯有虛以
告貸者曰我公之鄉人也我本字某名某以某行某
役因此需貸公曰是與曰是也則如其所稱之貸而
貸之凡負公貸者若而人與若而緡若而歲月旬日
公未嘗舉而問焉於乎予行閱天下多矣所睹州牧
令長以官爲威以汰爲弄漁獵生民吸肌膚以至于
髓旣而墨葳彰聞上官論斥則包苴請託踰巨萬其
有彌縫善巧歸獲自公者則恐喝傳丞追呼遞卒輜
車繹絡載道涂爛其盈門而至旣至則伐斲近巷以
大第居割里人世守桑麻以連阡陌僕御聲伎雜沓
飲食相過從無舊識皆新知苟其賤貧雖耆功厚善
妻子轉溝壑不一哀悲賑恤之反非笑焉者皆是也
此夫所謂爲盜不操弧矢攻而不用弦刃欺父母未
有臯而弑君未伐者方坦坦施施騎從十百出入里
閭上先人丘隴自以爲丈夫子生人世得志一肯當
如此者聞公之風又何如施顏面邪公生穆宗五季
生十九季而補弟子員生二十六季而進廩諸生生
四十七季而賜明經進士明經六季而訓司廣州令

粵西平南則公六十矣令三季而公歸歸三季而公卒從生至卒僅六十有六季而崇事乎生人之理季友義讓之道則未可以一二三四指籌而算蓋公所得于天者甚厚致力于學問者甚深而又有逢觀以大之積憂重慮以淬礪之以至如此其醇且備也竊嘗論之古今人品若范希文之惠族王彥方之式鄉人陽亢宗之心勞拊字道炎師儒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公則似乎具體焉者狀三君子受其豐而公享其嗇故吾于三君子尤獨爲公難公先配孺人何氏早畧止一女鬚配梁氏生二子又一女長曰于逢邑廩生次日于逢邑庠生公沒之明季予始歸省姪二子與宗老頰泣再拜涕興以請曰日月有肯將葬矣唯是碣上之銘無辭以徵史氏唯吾叔言之文余先君子將賴以不朽請狀之噫吾忍狀吾兄哉雖狀予奈何自遜固陋使吾兄遂泯滅卒不稱知于天下後世哉因次狀于左以俟立言之君子采擇以傳

開先若昧明和尚行狀

師諱智明字若昧海陵毛氏子也父爲毘小吏沒廣陵故師驅烏廣陵之東隱精舍方數周而都雅白皙睂目如世所画善財者其師愛憐之少不以繩墨削

廣陵故豪華多少季日牽引爲鬪雞走狗彈棋六博之事師既生長任意便與人博輒爭道不讓其人怒欲鼠牙師而窘辱之師大媿畏家有僕善緣得徒步日三百里乃挈之遊奮狀登金焦過南徐將蹤迹天下名山大水而問途焉莫宿銀山菴見其徒方經營相嚙雜而方來又憧憧不已怪問之曰山門將延三大師講首楞嚴四方英賢戾至子遠近誰里將不爲汰來乎師聞而疑信半且曰吾將觀焉且日趨堂司盼門牘一楞嚴必稔葺五卷者與牀曆師從未聞經有所謂楞嚴者復卒不得楞嚴經旣而購求乃得楞嚴者誦則屢誦如故誦不終日誦而葺五卷者已如建瓴下矣於是竟誦乃大師至至則人人奮厲欣勇見師反感切涕慕淋衿不自禁卒仰天於乎誓如今大師者而師志始由三大師沒焉三大師者雪浪恩和尚也恩辨慧滉漭無涯岸苟其詞河下注則谷陵溪高易面况泐名相之石齧章封句守之隄故當肯三宗之學幾明而一世倣瑰偉之夫亦罕不捷鬢奮鬣其門恩一尺筮赴之罔假唯愛師超逸雖師受如響狀恩未嘗不輸壺奧見淵微蓋喜海有再授之經三車負獨聞之說故及門豎義則後至先鳴雖一

皆斡狀見頭角者亦自遜其捷足矣師旣綸貫諸部
慧聲日遠則慨狀自命曰嗟乎戒急乘緩止可自利
膺城自守亦不可利人某微大師則溝中斷耳不及
此兼利所以報也吾將爲四戰之國乎乃南走越北
走燕納尸羅于雲棲詎禪扉于紫柏旣而聞其徒之
老有善百氏家言漢人魏人開元貞元之體曰堯山
者復躍狀起曰於乎五地聖人習之矣不曰雅思淵
才文中王是不可失于是日夜趨太行瞻伊闕徘徊
伏牛物色其人于古澗寒溜之下卒獲其善者而還
于是則有南薨之命紫柏之輓不得固讓益作而曰

嗟乎吾所學欲有所用之也用而不蓄將竭久矣吾
欲爲吾用地也夫乃陟匡廬之巔放赦餘聞思泊狀
禪寂者三季復循山之陽梯空杳險而上百折得所
謂古黃巖者居之又十季愛其山川秀美且有終焉
之志而星渚都人士則又以開先輓矣當是昔玄學
日親四方勸請之命日至言默而道光身隱而名隨
珠媚于川玉潤于山師蓋無意也一以慈炤臨之不
猥附合亦不曠絕離故來而畏敬去而慕思歿而哀
人父子感往咎雖墓之木拱矣如始亾皆師有以致
之也師學始汜濫終淳澹而究則淨極光通如擷奇

探勝者造幽岳出深壑霄狀洞開天際頰而眎下則
千里一目攬不盈掌蓋其所賤者高故其所指者遠
聖言淵博學士淺夷苟非忘筌誰與見諦狀尤厚行
而薄說雖極辨海波翻終則咨嗟感發間有一座之
間凄惋不勝而公者生平以尸羅爲足禪那爲腹首
楞嚴爲清淨寶目其入世阜皆與三者偕來而黃巖
則自謂于首楞嚴有深證勝所居曰智光者志證也
故叢林有味楞嚴之稱而學者無異詞師道被東南
因在黃巖緣在楚狀其間則皆若葑定一簪黃巖有
黃冠者來曰我許氏之苗裔也旌陽讖後八百歲多
得道者興散林莽同肯僊公我師命我當建玄元太
乙之壇于此從徒數十畚鍤俱具師乃禱後山之龍
與之約曰雨我也晴則君讓君我則公矣俄而雲生
劍岫風雨至驟撼山莊雷電挾屋焉羽人懼曰噫佛
氏之宮也非我有狀師殆非常人矣郢之役陽朔安
居蘄春僧後至度失期間行甚迫夜宿荒陂有告者
曰昧汰師期改矣孟冬八日也我乃其衛汰者旣而
夢師陞座服布木蘭色伽黎面黃髮紺如羸蓋佛也
及至果狀而師衣如夢衣故楚人至今尤敬虔焉其
走燕肯僑旅邸有善許負之術者隔垣聞師聲驚曰

此宐擅大名何爲者趨謁則師也結驪而太早歲孤
騫自喜行往一橐中載寂音僧寶傳當山水得意處
則出而唵哦旣又頓足拊膺曰嗟乎我獨不得與此
八十一人者同遊哉則又泣復傲狀挈之而往窮山
絕澗至不能葑復又還遇岐路則脫屣占之往往多
獲道中歲則精巖玉立有類清涼晚忽超放又類棗
柏衆固疑之莫能測也狀規學子甚詳有攜其室灑
來覲者班其師之下拜之以爲瀆無人師訓立斥之
甌之溫嶺來聘享禮有加而無主狀則曰此謾而貨
我也貨而可行如我汰何標之使太其憺大體多此

類師剏自襄南終至秣陵中間或荆或吳或甌或越
說汰三十季大小經論四十餘座四方遺問無虛日
身以外無長焉太來不晨豫意至則行追隨者方喘
急而師已莽蒼在望矣崇禎四季夏五以開先殿事
遊西昌忽示疾于淨土蘭若六月十日手勒別諸護
汰狀洎門人弟子遺誠函封已自詣龕室跣趺笑謂
衆曰我且試耳遂奄狀坐化世壽六十有三僧臘五
十有八門弟子奉龕歸開先建塋葬全身于黃石岳
之葑雙劍峰之下體先志也蓋師每歎此山水麗峰
銛文中武外君子哉增人志力居者多得道云於乎

師生而孤嬰出家躡涼蕭寺辛苦萬千重以內無說
德外有賞心不自殄滅足矣乃能起勞侶奮行間登
覺者之城休宮止舍莫之與禁當師之隆結軼玄途
追亾逐北以紫柏之陵轢無巖亦曰昧公天授迨其
燕坐黃巖山若爲高水若爲深當世仰之若慶雲焉
乃晚季喜建禱廟恆暴露于外竟不克願而終何也
語曰人能弘道其如命何詎不信哉朕馳走學者三
十季名震公卿間一以遊戲三昧行心死生若脫豈
曰法傑亦人雄哉師有智先空響諸集行世嗣汾門
人若干人鬚度弟子若干人恣不天依師得度開發
蒙昧咨淩于外十數季乃今僅得與于執斧之役恐
師行業將放失後學無所考鏡竊閔朕不敏葺餘論
次爲乞銘之狀尚冀有以傳師焉

明天童密雲悟和尚行狀

師諱圓悟號密雲荆谿蔣氏子四歲有成人之度坐
若禪思八歲知念佛每至春三二月輒動世間無常
之想念尤猛切二十六歲因閱壇經發心參究計明
大事因緣二十七歲負薪過山巒突見堆柴有省三
十歲弃妻孥從幻有傳和尚脫白執爨負春身任眾
務不以爲勞獨念己事未明歲月飄忽爲之積憂成

疾三十三歲納僧服矢明此事告傳掩關千日傳雖
屢變徵師師固未嘗爽厥玄旨朕傳獨不肯師師亦
終不自肯以目苒昭昭霧霧一似有物如是者復六
載一日偶城歸過銅棺山頂豁朕大悟覺情與無情
煥朕等現覓纖豪過患不可得師故常論劑限所悟
卽有向上向下最初末後如世尊睹明星初祖契拈
拏還有向上事也無還有末後句也無諸方謂埽除
悟迹取東坡手忘筆筆忘心爲喻老僧直不謂朕嘗
有頌云迷悟都來第二頭箇中唯悟可爲儔若還一
息不由悟觸境依苒隨事流五祖師翁靠此一著子

如座須彌山圓悟道暫肯不在卽不堪良有以也其
悟處尅的如此昔傳和尚已先入燕都四十歲偕報
恩修特往省覲傳見傻問老僧離你輩三載還有新
會處也無師卽出曰有傳曰何不呈似老僧師曰一
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你又作麼生師曰某甲特特
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你三十棒師珍重傻
出一晚同衆侍立次傳曰如人落水坐觀成敗不救
一救師卽推攙衆兄弟出衆不從師曰爭怪得某甲
又一晚問是大盡小盡有者道是小盡有者道莫是
大盡師曰敢保不在曆本上論量嗣是傳故爲師示

以師王迷子之泐師亦爲傳縱以狻猊返撻之威門
外人見方心魂欲歿而傳與師師資相契已超朕情
謂之表矣四十二歲告傳還南上天台探禹穴爲周
海門陶石簣王墨池所賞識三公皆海內人望復畱
神空宗有素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益敬服師
師後道化闡于海東由三公始也四十六歲傳返龍
池師因歸省傳問你到諸方曾見什麼人師以腳打
地以手拍鄰傳曰你許多肯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
尚疑則別參傳乃搥鼓集眾付師衣拂師堅辭不受
傳詰其故師曰待師天季朕後行止聽緣耳復命師
及修入室屬累扶持佛泐師卽呈偈曰若據某甲扶
佛泐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
爲賞罰傳由是默喜以爲可倚以支臨濟也四十九
歲傳沒師心罽席苦枕由如罽所生者三季五十二
歲心罽畢衆請鬘傳開泐乃陞座舉揚號令森朕至
若提唱本有指蹤極則皆苻此諸方所未見聞者蓋
禪宗自宋元以還嵩少之庭久已流爲傳習卽江西
湖南別有商量浩浩匪綿在工夫卽密在話頭列聖
綱宗至爲繩墨歿盡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天蓋假師
一掀翻露布洞見眞元後三十季來說泐之式駸駸

復返正始者師實啓之自此出世六坐道場祇以一
棒接人如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劒血不濡縷如
金翅鳥劈海直取龍吞使學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琉璃餅撲落粉碎摩尼珠驀面白拈唯餘條條赤手
又遭截公升天伎倆枯竭無餘擿地金聲不暇回顧
直饒乾坤大地艸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
百千問難棒頭一指靡不結舌亾鋒三賢未曉十聖
罔通等妙二覺曝顯龍門更饒佛來祖來不可放過
超佛越祖放過不可大矣哉一切衆生之平等寂滅
光明幢也住五季百廢具修以故山行道意殊不樂

一日因事上堂舉話畢良久曰者裏無人證明且向
別處尋討下座偃行五十七歲遊匡廬將之衡嶽矣
天台諸山削牘迎住古通玄寺茅堂艸座山衲十數
輩師爲朝參暮請一如坐大寶坊儼臨萬衆無異也
五十九歲復遷金粟廣慧寺破屋敗椽始或餽粥不
鬻居六季遠邇來學如赴名師無作無爲而大廈崇
成食堂幾滿萬指初師出龍池夢至一處見巨井足
飲千人適蓋亭其上有偉衣冠者進曰此師住處也
金粟故有千人井蓋葺定云六十五歲復循閩人之
請闡法斷際故山曰黃檗者僅五閱月返度嶺而甘

露霽濡羣萌甲拆有男子盲無所見嚮師求示師爲
開覺其來也扶杖而至其往也掉臂而行矣清漳王
大司憲志道亦致書通所得曰泐錫南來遂令黃檗
千季道場儼朕未散祇此道場非古非今朕不因師
來爭知非古今也大師爲人不惜身命寧使器身失
命終不爲開第二門徹骨徹髓獨超千七百則而遠
近傳者多作棒頭商量或言可度有智人不可度無
智人或曰止可度未悟人不可度已悟人如此等見
蒼天蒼天敝漳近有僧歸述六月一日上堂若汗淋
淋肯是乾爆爆肯如何若乾爆爆肯是汗淋淋肯如

何此是向茫茫無可據中投出人人眼睛令他自見
其泐施之惠及四衆皆此類六十六歲又應鄧山阿
育王寺先是明州黃司李端伯久參壽昌不契因赴
春闈小憩匡廬夜坐有省朕開口則礙雖屢激博山
莫太膺至是赴官見師語大驚異因多方請師具道
所以願見之意師乃就之故開堂日指法座者便是
司李大護泐于廬山開先寺撞倒底鐵山今對人天
衆拜扶起太也還見麼遂陞一衆譁言善司李亦脫
朕首肯故爲師作真贊曰菩薩面夜叉心惡聲流敵
滿鼓林禹門浪急龍騰處翻轉山河大地沈佛也打

祖也打眼光爍破四天下阿師大似敗家婆教得孩
兒會相罵牛頭沒馬頭回狂風驟雨滿天來四方八
面相追逼縱有神通掣不開行腳僧會不會啣後一
槌百雜碎沙界衆生結大冤禿奴忒殺無慙媿風顛
漢老成魔諸方那箇奈伊何巖頭獨現大人相直向
德山頭上扞狀師殊無肯可司李之意一回相見必
淡錐痛拶不以檀越作從官少爲假俗微獨李也方
侍御震孺謁師天童語及工夫不切實師劈面傻掌
方矍狀汗下遂呈偈曰倚牆靠壁多生迷賺海偷天
似也無劈面原來真箇熱叟從何處說模糊與王大
司憲之言并薦得一皆要津把斷寧使生身陷地獄
不將佛汰當人情師之絕情離識第一相爲人爲若
此也在鄮山三月復爲紳士與司李請任太白名山
當是昔師臘旣日高寺規模又極宏大建炎之殿上
于雲日一翰從艸萊中欲斬新扶起師固謙讓未遑
也乃不數季而幻出寶坊飛樓涌殿萬礎千楹崇宏
壯麗冠絕一峕狀尤不足以居來學計袞連踵接而
至者極衣冠之國達羈縻之邦公卿貴人接足頂禮
魁結編髮之君長多自重譯函書問道由是名聞九
重將葺長干大報恩寺續成祖文皇之緒俾師唱道

畱都師以老疾願終林麓再辭不赴識者尤爲歎服
蓋師生性剛直壁立萬仞意有不可撩起卽行門弟子
有持某宰輔書在某院者師淡痛絕之嘗語學者
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返三四引頸就刃
神色儼狀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
并行吾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
休心息念斷絕攀援賜紫及號力陳管誓收付有司
恬狀受刑吾敬芙蓉道楷牢著艸鞵腰包任院公就
之間輕同學子不爲虬蛇戀彼窟穴吾敬應菴華祖
魏國弘基欲爲龍池標師丈室之顏直峻辭謝卻他
可知矣故師任天童十又一季拂衣者三皆爲緇素
強畱而止至辛巳季秋幡狀出門萬衆挽之不可將
比雲鶴遨遊海天矣爲祁大中丞彪佳與兄駿佳要
止別業故棧絕往來省師酬應狀四方問道者日戶
屢晨滿如市莫能禁也七十七歲明州宋海憲特遣
使迎師還山且託中丞勸駕不得已過甬水以天童
屬累宋公徑取道入天台仍住通玄寺通玄山紆路
僻澗肅林寒又頽廢久師旋爲葺理而學者力作攻
苦加諸毆逐有僕隸所不堪者益親依奔赴而至至
孟秋七日師以衰頓之故竟爾趨寂焉世壽七十七

僧臘四十四六坐道場說法二十六季化溢支那言滿天下以至日南景慕海外欽風且祠奉爲中興臨濟之祖矣乃晚季愍世說法者多陷牛迹著說纍數萬言極論之不已若是其齷齪何也師固曰與之直辨到底待他開口不得枯竭無餘無可奈何彼自心折而休矣故彼曰身見則以身見激揚之曰一橛頭則以一橛頭發揮之曰極麤一棒則以極麤一棒整頓之或援古德機緣卽折之以古德機緣或攀從上綱宗卽讞之以從上綱宗或流爲世諦言譚糺說繆論卽斷之以世諦言譚糺說繆論唐子元竑有言彼示與師軋者其人大都負大力淡智鳴鐘鼓撼山嶽以相加遺而師晏狀踞坐張空拳而八面應之攻者屢變應者不變無不給也卽無不摧也使後來聰明辨智之夫知此道果不僭他力廢狀失其增上慢心頽首以入爐鞴其知言哉卒之師說出而風聞寰海江湖閩粵之人雖馱飫保社操鈿斧而山邊水邊者莫不懽狀自失願就弟子之列其與師軋者至爲狂詈爲凶短折爲吐衄紅爛盡真枯竭無餘無可奈何而大慈攝受之心師終無間也師凡餅錫所到萬衆喧闐瞻禮恐後晚居太白奔走天下如一佛出現室

中未嘗以顏色假人語言文字羅籠學者當門踞坐如西河師子人與非人驀頭生按又晉請煩重廿里河干不肯輸運土木之役半出學人玲瓏岳負薪烏道嶽寄動致頭破足傷而衆等堪忍依止辛苦都忘一昔英霸畢集號曰僧海焉其嗣泐弟子受師記前者自大瀉如學鄧尉泐藏以下一十二人過此以往若招手橫趨闕鞭卽去凭雲漢以高眎入西山而不還者未之或知也蓋師生平以真實心行真實行悟真實道說真實法化真實衆方其始貧食力也耕稼陶漁無不備嘗鑿而出家苦爲生死事大歷一十三載窮神極慮心力俱疲狀後打失從葑唯覺情與無情煥狀等現當其煥狀等現之昔無復情與無情差別等相矣所以折旋俯仰咳唾掉臂乃至垂手爲人築諸學者搬輒運瓦挑土拽石或喊或罵與人詰與物諍固無事而非真實泐門者也復不以言教而以躬親名利眎若浮雲金帛等諸糞土故凡在及門非甚不才未有不孤芳自對開鑿人天者今一十二人外如四明智遠白雲悟西臯亭智蘊武林寂狀雙林海懷翠巖通詰輩其選也狀則師承夙智悲爲法舟航又奚俟神告朱君上而始定其爲慈受後身淡禪師

哉崇禎十六季癸未門弟子建塏天童迎師全身歸
 窆幻智菴之右隴適霖雨經旬泥濘沒胛而道俗哀
 哀奔送者萬人非師化育之深曷由臻此叢林公論
 師以賣薪出家遂傳衣蓋有類瞽谿求道猛切深徹
 泐源有類高峰以一宗鏡焰空萬法有類永明聖凡
 彼我等心一眇有類元珪豪貴當卉臨機贈掌有類
 三角至于力爭祖命靡愛厥身旋嵐偃嶽弗震弗難
 其黃龍大慧之流亞與崛起尋常中興濟北傾企窮
 八表芳躅映千秋夫豈偶狀者

百城集卷第三十目錄

祭文

告以直禪師文

崇禎十二季維揚作

告寂音尊者文

康熙二季金粟作

告投子青禪師文

康熙十一季平陽作

見聞雜記一

崇禎十四季匡山作

見聞二

崇禎十四季匡山作

見聞三

順治三季天童作

見聞四

順治三季天童作

見聞五

順治五季廣潤作

見聞六

順治八季道場山作

見聞七

順治八季道場山作

見聞八

順治九季婁東作

見聞九

順治十季昆山作

見聞十

順治十季維揚作

見聞十一

順治十季維揚作

見聞十二

順治十一季維揚作

見聞十三

順治十二季五蓮山作

見聞十四

順治十三季天童作

見聞十五

康熙十一季平陽作

見聞十六

康熙十一季平陽作

見聞十七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見聞十九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見聞二十一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見聞二十二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見聞二十三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見聞二十四

康熙十二季平陽作

記異

順治九季婁東作

又

順治十二季青州作

又

順治十七季天童作

又

康熙六年平陽作

百城集卷第三十

任明州天童寺匡廬黃巖沙門道忞著

祭文

告以直禪師文

於乎哀哉兄竟蒙賊難而歿乎初兄在天童聞楚寇
虞黃檗老人之塏不寧也歸護之弟臨岐握手勉兄
以再兄曰道人家風一刀兩段固心知非兆而不虞
如此也公冬弟歸省獲晤令兄玄澤於廣陵肯淮楚
交警而訊兄無耗弟肯遂忡忡若負重憂於躬者因
約明春迎兄來東隱亦慮兄或有不虞如此也逮抵

章江果聞有七月之變於昔霜飛艸歿凍雲欲雪弟
且冥冥若處大夜中不辨昏曉矣亟命篙師發南昌
遂不克設位告兄而公今春三月再渡章江以兄後
事之故趨問玄澤玄澤告弟曰公歲允黃無寇寇且
不至黃檗七月之事直公殆隱乎其權以辭祿也弟
則心語曰若所云者亦否亦朕蓋兄固語弟我無福
於躬無德於朝廷特以國家天潢之故坐享百里侯
封之奉如生民膏血何今吾既出家而屢辭屢受余
臯也夫此固玄澤之所以有此說也朕弟實知兄歿
矣則又不設位告兄而行者何也亦於百分千分億
千萬分中存此莫須有之一念而稍寬假焉耳頃四
月十日濟生來言兄被難事甚悉則兄竟歿矣不可
贖矣縱弟百其身亦無可奈何矣處今之計祇有設
兄之位告兄之靈而已於乎哀哉乃至欲如向者之
猶猶耳望倖於一日一肯斯須半刻且不可得又安
望兄質質朕來語於斯笑於斯陳古訓以規誨弟於
斯邪故自聞兄赴以來迄於今動止靡寧蓋不啻日
腸迴九矣真如千車之輓我思焉斗血之噉我咽焉
不及今引紙長書臨文大號將必有鬱結之疾膈中
痞滿之症况兄公弟而歿又將百二十有餘日今縱

不能登穴呼些以招徠兄魂又不能吐一詞焉位以告之此在汜汜者義不散出矧弟與兄曠世之交哉故由歿以論則神思茫昧不告可也由後以論則僥幸圖存或幾希於萬一不遂告焉亦可也不幸而至於今既思窮望絕之如彼又情無所將義無可道之如此則斷斷乎其宐告矣而猶狀不告者何也將謂弟不知兄邪而他人無弟之知兄者謂弟不能言兄邪而他人無弟之能言兄者蓋能言則必知知故能言也夫弟之知兄非今日始矣蓋自辛酉交臂於黃檗兄皆以王孫之重幽身藪席方遂薤染則羣言交煽彼碩大如某某者猶畏讐不歿弟獨以眇眇之躬歿生荷負卒成兄志抑弟豈爲分榮帝子俾兄有德於我哉蓋知兄汰器不謬爲空王弟子耳因與兄著櫓廠者且三季後弟參天童兄亦再參天童雖吳山楚水不無屢間星霜而彼此皎狀寸絲靡隔故凡兄存之于心發之于言見之于行事以至威儀動靜之微瞋目揚睂之故使弟爲兄寫炤操狀識以臨兄端如優孟之于孫叔敖衣冠抵掌無不宛肖祇有人疑其生而不疑其歿者非夸兄以譽己也蓋習兄之深實有如此知兄者也狀則今又何其宐告而不告也

於乎哀哉弟于此極難矣較兄之終焉無可奈何者
尤無可奈何矣抑此無可奈何之故豈易言哉將舉
世有莫知其故者亦惟兄上下左右之嚮鑒之臨之
默而知其故焉耳夫兄既知其故矣則弟不言其故
可也朕兄知而世不知將謂弟于兄遂如此爾爾也
則又不得不言其故言其故弟知兄大不說也夫告
者必有詞無詞以告焉不可也抑弟豈無詞哉有詞
於此必求當于兄之心求當于兄之心則有詞而無
詞矣何也使今弟徒以交情繾綣含悲忍楚嚶於喑
咽于兄之旻非但兄不屑聽弟亦斷不出此矣則必
舉兄生平行業從事乎師友者若何淡造乎大道者
又若何以至誠以遇物恭以處己濯人以德歛人以
和木偶聲色之場蟬蛻利名之域大閑不踰小德尤
敦乃今發最後之光明經旬暑而頽顏如生歷三刀
而癢痕無血變渠魁之色傷同道之心庶幾師子之
風鄴都之轍哉抑所謂求全象于既隱得馬體于一
豪者不云無之狀弟知兄亦不受也蓋兄道允用晦
德厚用藏一于聖人遯世不見知故證矣以爲無所
得博矣以爲蹶泐之莫窺識逢矣而恫恫焉若顛愚
之無知言可法行可則矣而惴惴焉若無一節之足

錄乎人湘之南潭之北顛顛焉向風矣而甘自侈于鄙埜固陋叅養童禿之倫俾無得以名額焉兄宐何如爲心弟乃舉向所謂塵垢秕糠者陳芹設藻胡跽合掌唔唔焉對位而讀則何異韶而鳴缶鈞天而於於夏而裘冬而葛園而逗以方者也抑兄掩耳返禿之不暇其誰爲聽之哉叟若援莊生之說釋部之譚然生夢幻祈解勉夫兄則又所謂藟苴爲虛空安耳穴者矣故弟至今窮思竭慮卒求一詞焉以報兄無有也是以告焉不得不告焉又不得真于無可奈何中又無可奈何焉者狀則弟將奈何哉亦終于無可奈何已矣於乎哀哉

告寂音尊者文

維師生知夙稟慧性天成書經目而終身不怠思無停而萬言立就早參明宿悟真淨之高禪魁閱傳燈契汾陽之妙旨頂王證真三昧文字得大總持蓋自有禪宗以來博通經論學富天人雖代不乏賢狀未有如師之出秦入漢左蘇右黃風雷駐其舌錦繡纏其腸者也所以著爲文字之禪林間之錄僧寶智證之傳言言顯佛祖真詮字字開古人生面使天下後世之緇流凡有志于斯道者莫不大賢識其大者以

發明心地小賢識其小者以資益見聞此師之肯肯
教育我儕而爲百世之師我儕亦朝夕承師提命而
爲終身模範者也朕由宋至今五百季未有自謂因
師悟入而附師門牆者有之自靈岳鑿起始夫鑿起
之師爲漢月藏公實出先師悟和尚之門先師以其
馳騁知解恐流爲荷澤神會之宗間常移書規誨之
而藏公遂謂印心于師庶幾叛去先師不妨于天童
可以忤言相抵耳葑秋辛丑鑿起任金粟金粟蓋先
師道場也竟公朕毀侮先師糊抹先師名號謂曾昭
告吾師業苾芬孝祀倚師爲得泐之祖以故不惟先
師并應菴以下之諸祖莫不輕訶妄詆爲不知禪果
爾則師生平瀝肝雕腎發揮經論所謂先輔祖宗者
非以利後昆實爲逋逃藪矣是豈吾師心哉抑恣聞
之師曰古塏王公雲門之世無慮百季而稱其嗣青
華嚴未始識太陽特以浮山遠公之語故嗣之不疑
二老皆以傳言之自若其于己甚重于泐甚輕古
之人于泐重者永嘉黃檗是也永嘉因閱維摩悟佛
心宗而往見六祖曰吾欲定宗旨也黃檗悟馬祖之
意而嗣百丈故百丈歎以爲不及也夫古塏王公雲
門之世跡師爲甚近青華嚴復有浮山爲之證據師

且非之矧乎杳茫之世胷臆之譚何所據而援師是
謂自誣而誣人其爲識亦卑且陋矣奚悟師言之與
有古今悟入之途亦紛而非一釋迦覩明星而悟明
星可爲釋迦之師乎靄雲見碧桃香巖擊湘竹角鳴
雉堞雞上闌干不因柳毅傳書信一聲江上侍郎來
與盤山之省發屠家張無盡之觸翻溺器咎人曾不
以數者廢師承彼假悟師言乃祖宗夫師則是溺器
夫師矣屠僧夫師矣輿僮夫師矣卑田夫師矣雞角
竹桃夫師矣其于己未必重而于法不尤輕也邪咎
者季氏旅泰山尼丘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今
靄巖毀祖而媚師豈師顧不如泰山哉蓋師傑出叢
林爲祖園翹楚一朝罹患難著逢拔出九死而僅生
垂二十季重削髮夷險無二致故山谷極贊以爲不
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烟况今歸復常寂光
土肯因染盛豐潔反冒昧從人而甘受非類之禋祀
乎哉知師斷不其狀狀幽明睽隔縱師吐弃曷由證
驗而表白師衷盍亦薄言震之俾莫不震疊焉庶幾
少塞覬覦而杜彼僥倖者之心否則快快之徒稍有
不得乎師其誰不可恩歸往哲而慢易葑人如是則
徒可以叛師子可以叛父臣可以叛君三五之倫將

自城集 卷三十一 七
遂漸滅奚有于佛祖之道哉杞憂是懷惟師其陟降而鑒臨之

告投子青禪師文

維師七齡穎異徵開士之再來講肆抽身識雲龍之化變俊鷹入浮山夢裏爲吉爲祥道眼開會聖岳頭愈超愈卓誠宗門之巨匠我泐之鳳麟也使師不續太陽之燈則濟河當益漲抑洞上之簾誰爲之高卷哉沛德施仁莫大于興衰豎絕唯師以之故再世而芙蓉出焉三世而丹霞出焉四世而眞歇宏智出焉浸昌浸熾幾與楊岐黃龍白雲五祖爭光奪曜以至

今之唱新豐曲者皆師後裔則師再造瞿洞之功直與天壤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師雖承青原之祧狀自圓鑑口生圓鑑望南嶽十一世則南嶽非師本生之祖乎由南嶽馬祖爲祖故能中葉出師而中興洞上如此之烜且赫也所以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獨爲南嶽馬祖垂識記其泐道之隆非他宗可比乃今之稱瞿洞而爲師後者恥青原之無識反嫉之忌之遂舉西天傳來諸識槩辨爲譌則是破滅其宗祖矣德莫大于豎絕世臯莫重于毀先宗臯重旣淡必招滅亾之兆則師之宗祀將斬師在寂光幽明雖隔

霸爽實存咎者趙氏有下宮之難全宗爲屠岸賈所滅後韓厥因晉景公疾勸公立其孤武以承趙祀武生景叔景叔生鞅是爲簡子簡子以庶子毋卹賢乃廢太子伯魯立毋卹是爲襄子襄子以其兄伯魯不得立而早死也後取代封其子周爲代成君成君死襄子終不肯立己子復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是爲獻子故趙氏由簡襄以後宗益彊遂分晉而爲諸侯焉初趙盾在昔其祖叔帶見夢于盾持腰而哭甚悲蓋哀下宮之難也已而笑拊手且歌則樂趙氏之復興也師寧忍而遂無意乎遂不可以霸爽示禍福之門使其翻狀有悔厥宗尚可圖乎不狀洞宗滅則脣亾而齒寒亦濟上之憂將見泐社愈衰頽後之來者又何適而訪道了生歿哉唯師愍念愚衷神其式憑而賜之聽焉尚饗

見聞雜記

見聞一

無念禪師住黃檗日山寺岑寂無外檀歲食力不贍監寺融公有高行善尊養置爲恆產用以裕衆方慶賴之師獨譏訶曰多藏必厚亾他日禍吾鼓林必爾屬也後師與融公相鬯化去未幾秦淮寇作聞山寺

百城集 卷三十一 九
饒粟長驅就食遂殘破焉於乎若師者可謂有遠識矣

見聞二

博山來禪師敬嚴泐道座下嘗五百衆有闍首座者依之最久一衆眎闍如黃梅秀應得師衣盃者默記師師曰渠不得吾真血脈曰舉衆無如闍師雖無意闍獨不虞壽昌泐道邪師曰傻絕何妨遂無所屬累焉後師圓逝闍亦出世信之羸山狀終不振而沒雖不可謂師葑識觀師不肯妄有付授蓋與大陽同意而世無浮山可歎焉狀味師真血脈之一言抑歎諸方之愚陋可笑也朋從黨附在往哲所極斥以爲庸妄者今皆俾之策名祖牒以爲非是則門庭不浩大支葉不繇茂其如呂秦牛晉早以絕根敗蒂何狀則諸方雖存實倍屣于師之絕師雖絕實千萬於諸方之存狀則諸方固不存而師又何絕哉若謂其等絕耳與其絕于庸妄也孰與師

見聞三

甲申之變三吳士大夫有忼慨激烈攀先帝龍髯而歿者有因財致禍受李闖酷刑而歿者復有屈節辱身傲倖不歿而卒不免于歿者詞林某某蓋舍義而

求生者也乙酉夏五清兵渡楊子還挾重貨避地句章自慶出萬死入一生矣于門生故吏之家日飲酒高會而閭閻早有聲言爲先皇討不義之臣者一鼓羣從遂縛以投諸江而死焉夫死一耳語云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者言死貴得其所也使某詞林知有今日之死則將死于先皇上賓之日名且與天壤同流矣奚爲受制羣兒而以醜醜至死哉予尤悲夫今之學者本爲生死事大乃返依違姑憐不能抵死忘生與之一沒日遷月化亦終于死亾而無救焉爲可歎也夫

見間四

闖賊寇中原攻城破邑殺人如芥淮蔡有男子憂不自全日禱關聖祠求庇焉關聖見夢曰定業難逃非我不汝庇也後二百日冤對且至汝與王姓行九者已六生相賊戕此生合渠殺汝或哀求彼有悔心則可免寤而回皇不忒心忽女兄之夫浮家外郡得病且殆馳書督護姊甥扶櫬歸里重以母命行弗樂也至彼病者適愈亟回韉而賊至矣因弃所乘隱叢薄間全隊已過餘一騎耳顧見卽欲剗刃乃疾呼其姓名泣而丐哀渠魁訝之具述葑夢渠魁驚曰若使殺

人有報復則吾千生酬償不了奈何更添汝邪扶掖就棄揮之使去騎而撲倒者三渠魁倒戟卓之曰是焉得此沒用處漢哉歸而傷發于背歿焉復有男子避賊臥于僵尸之下夜見官屬從騎甚盛按簿閱諸殺傷者至其名則曰斯人合有棺不應歿此而男子則以有官自負也既脫難矣家族淪亾無所歸有姪吏京畿往依焉且語之故姪曰俾而登科擢第我實不能若異路功名如拾芥耳乃爲之納粟例得縣佐俄病歿僅得一棺耳世儒固言歿生有命富貴在天抑知自作自受報由業因彼天與命亦安能主張乎人哉

見聞五

戊子越中變亂民間子女爲官兵所掠者以萬計有小民妻亦在掠中其夫愛不忍割蹤迹得于某部之卒議金以贖卒曰須三十兩乃可及如約而往則又欲五十兩妻曰爾窮漢何從措辦以滿奴腹邪我將歿以讞爾矣遂自經卒大怒爲剖腹投腸復拋其屍以懼諸掠者尋投之廁登岢雷擊其卒歿跪廁狩悛哉當眎天夢夢之岢而霧爽如此泰誓曰天眎自我民眎天聽自我民聽有以也夫

見聞六

憨山清大師遣戍嶺南因得修葺輦谿晚季恩旨放
還業建逸老堂于匡山五乳峰下適韶人再請還入
嶺遂示寂輦谿蕭相國爲卜兆厝其全身昔五乳徒
屬更迎師龕至匡廬以青烏家言各人人殊屢葬屢
遷莫適從會師俗弟子作牧豫章復昇歸輦谿將窆
矣而總戎宋公必欲易置舍殮及啓龕則爪髮已長
顏顏不改如生由是卽肉身奉供輦谿焉先師卒未
久卽託生桐鄉爲顏氏子三歲不語一日忽呼其父
名父訝之師曰你蓋我前身弟子也後其父登兩牖

司李五羊師又叱其名曰吾不喜你占高魁喜你官
嶺南吾因得至輦谿耳俄染疾公署復謂其父曰你
爲我召督學使者魏公仲雪來父難之師曰云我有
命渠必赴也魏公至與之酬酢驩若平生徐語公曰
我不起矣煩子筆銘我骨而藏諸輦谿之原乎遂卒
於乎隔陰不迷已度越四果聲聞矣復以往還久窆
之身起眎人天非夙承大願力而以死生作大佛事
者烏能狀

見聞七

吳興王元振者潘大中丞僕也幼鬻昭度家旣長贖

爲府吏罷守起義元振與焉昭度子亦在其中事敗
同執縛將就戮矣元振固爭某無辜其家器械悉我
儕所藏蓋徵彼餉實也某父子六人由是得免其弟
冀脫兄危復自首爲元振真身亦怡朕受刑夫以歿
代兄弟誠賢矣彼元振何人乃能身維故主之子况
故主乎今之受國洪恩而不知有故主對元振有媿
容尚何以眎息于天下哉

見聞八

天台無盡燈法師魁季說經幽谿肯魏璫方羅織公
卿緹騎四出朝禁莫不寒心座下聽衆有竊議其事
者師訶之曰弃俗爲僧當遵佛制彼朝政得失豈我
輩所宜言者且逆璫擅作威福不日戍皇陵將入投
環鬼籜矣議彼奚爲迨先帝登極師已歸寂踰季而
魏璫之歿一如師語不忒豈師有夙通邪抑如蟲禦
木也邪我聞定慧堅持淨光自發其以是也夫

見聞九

明末寇起關中杜弼武爲予言吾鄉民張氏素驍勇
有山莊傍河塘李御史愛其林泉可樂倩人求爲別
業張弗許李嗾有司逮以不法事張懼旣偕所知十
八人竄身綠林肯歲大饑人咸思亂一哨而蜂聚螳

聚孰知其遂亾天下乎山翁氏曰管之亾也非其君昏則其政弊亂有由狀矣明興三百季無失道之君特以官邪敗之安危固不有數哉獨恨彼虎而冠者腰金衣紫貴爲天子命吏亦已父母烝黎矣奈何肆其貪殘剝民之膏吸民之髓遂俾天怒于上人怨于下一鞠谷遷陵變身之存者要亦無幾狀則彼虎而冠者亦何樂而亾人之家國哉

見聞十

闖賊犯關入據神京宣諭大小臣工俱于二十一日廷見投名牒者職如故是日百官畢集朝堂始聞先帝龍去煤山矣一象故越常儀獨仰眎大內若歛恨狀者象奴以鐵鉤牽制唯俯首搶地淚如泉注而已四夷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我受命聘中華吾君知有大明天子不知有易姓之旤也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耳賊終莫能屈二事蓋海陵魯生所目睹爲予言如此傳稱外國知有君長信夫彼象真不媿唐之舞馬哉

見聞十一

有一士人夢衣褐而鰲黠者求救甚切次日入市見

縛巨龜適就刀俎贖而放之俄其子隸業鄉塾弄水
沒于谿勉尋求得諸水濱拏舟救之有物馱負蓋所
放之龜也因得不死焉復有徽商附舟至一處見犬
繫于檣問其故則曰索負而償者慮其逸將入宰屠
之肆矣商惻狀出金以贖露重貲焉舟人利其有夜
半縛置布囊投諸淵犬亦赴水盡力銜負得傍蘆灘
天明復銜耕者之衣牽至其處解而得救犬與龜固
義俠哉而放生得生果因元不爽也彼甘心逞志于
一身一口而致冤招永世者抑獨何與

見聞十二

北麻周承甫者吳江縣學生也因修河舫費用平望
張某桐油近十金以張歿規負不還其子從索反相
訐告而張氏固孱弱無如何也未幾周亦病歿先一
夕張氏夢周衣白領青綈袍匍伏其家宇下天明犬
生三子有白項者在焉呼犬故不應以承甫名呼之
輒僂翻跳躍而至或遇親鄰舊識則避匿不出咄嗟
勞生不畏後世方其三寸氣息猶存陵人逮如不勝
豈顧謾心昧己哉及乎報盡一朝身毛已出未免搖
尾弭耳屈伏壽人况復三途一入永劫難回再復人
身其何日之有業之化人得不寒心也邪

見聞十三

孝子張命長山東安丘人也壯爲縣吏睹諸吏受賕多不法知吏不可爲則弃刀筆歸耕隴畷家有產甚薄計俯仰不足以周事畜狀性至孝淡畏餅滋囁恥一唯竭力是將故所食恆倍中農頗裕也適母患眼醫百方莫効其一尤痛不可忍因默自禱天儻母夙業報當毀眼願投一目贖母愆毋使母長嬰痛苦也俄而母患果痊欣狀白母投目母力阻不允自審違命非孝假令昧己欺天或母痛轉劇奈何乃躬就城隍稟明夙誓投一目焉或曰張命長非孝也孝子之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毀目憂親理固不可抑命長自揣天不可欺不知父母者人之天也母天不允亦可以譏彼蒼矣必彊欲投之是謂執中無權此不學之過也予曰子則學焉而不精未逮乎中其在張命長之下乎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子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知還爲父母酬以身體髮膚則是報也匪傷也又傳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使舜而亦昧己欺天焉且不可以爲人烏可以言聖命長唯不敢昧己欺天斯真完而素葆目之曰孝子張命長奚媿焉

見聞十四

海岸端伯黃公以虎林司李赴召入京。嘗公已望先師，不肯可而先師于壽昌博山間置微喙，愈嫌隙。屬舟中無事，簡先師語錄漫加雌黃，且塗抹焉。忽聞空中有厲聲譴告者曰：天童悟和尚，肉身大士也。汝何爲者而慢易其語言？臯將及汝矣。公由是驚悸失心，徑返。匡廬鬚髮舟過，維揚親爲予言如此。吁！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公非不知畏也，特掩于一眚，生滅心耳。後弘光朝復返，初服起爲儀轡郎。清師入石頭，不屈而歿。天下卒以是多公焉。

見聞十五

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任持多季。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麗都，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旂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過朝廷，特命某來敦請。所陳金幣亦甚厚，腆僧某信爲實狀，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皆其子姪。曩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餽遺之。使其延譽朝堂，皇上必朕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罄竭衣資，不足復稱貸而益亦

近千餘金狀後登舟啓行舟中器具服用儼爾王侯
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
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罵詈曰我王爺顛望大
和尚尅日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遲我程期麾斥不允
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語僧曰觀此諸人果眞
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
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衆齊登岸赴齋至則齋
筵肆設極其隆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
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
虛無人焉亟率衆歸舟則舟已失不知所往僧某
方頓足長吁我被渠欺賺矣於乎噫戲此輩設心良
苦可謂神于誑騙者也狀使僧某有嬾殘不爲俗人
拭涕之風雖甚神奸將若之何故于此大書特書以
爲貪餌忘鉤者有所鑑戒焉耳

見聞十六

越人唐某世開質庫一日有人昇佛一尊約高三尺
餘就質唐某貸以千錢久不回贖後有徽商見之願
以百金相質唐某疑其價重將佛洗刮而審眎焉則
金軀非銅象也鎔換得銀萬餘兩遂至巨富不數季
國變越中兵起家遭疫劫貲財蕩盡闔戶淪亾僅存

百城集 卷三十一
一人老無依歸爲鄰人沈止戈言其如此夫莊嚴象設重以黃金誠爲勝福狀流傳久遠後必毀銷則其人之受大果報又自因我置得矣故凡欲造象者只宜增塑減塑有福無愆至用金銀銅錫皆不免累及他人非佛菩薩利生心也

見聞十七十八

鹿城徐氏考其世德非有過人之行乃三子聯翩及第予甚疑之近天華範爲則禪師告予曰徐氏家在姑蘇華堂邃宇極稱雄構乙酉夏五清師渡江略地至蘇俘獲人間數百子女睠徐宅大安插其家俄聞海上有警貝勒王統諸兵將悉赴吳淞鼎元之父憐諸子女酸楚心欲放之與妻相商其夫人曰救人盛德事也朕人則救矣禍歸吾家奈何須以計行不可艸艸也遂釋放諸俘其舍宅則以一炬焚之後貝勒王回蘇鼎元之父反以俘人燬及其家將欲詣闕上疏故諸兵將不敢詰問焉管行救濟之功今獲顯庸之報非苟朕已也又賓之薛大商人從關外移家至江南非有計朕之策居積之勲一旦起家踰巨萬予心亦甚疑之而門人山曉哲子與賓之厚善告予曰薛君從北至南路拾黃金千兩寓止廣陵會清師屠

城廣陵子女爲兵將俘獲者不止以萬計後裕王拔營渡江諭有挾帶人間子女者梟首兵將回皇莫知所措薛君出所拾金盡以回贖俾還其家裕王聞其高義皆諸商避兵鹽課不行上江之鹽貴如金等悉付薛君命其發行獲利無算遂成素封之家焉山翁氏曰徐氏救人三子聯第賓之濟物富倍陶朱皆施輕而報重者也朕則人奈何不思積德而立名殊庶哉

見聞十九二十

平湖馬培元因新正出郊拜墓見雨衣白者附其家

僮作江右語音踉問培元索命培元曰自我釋褐爲官以至立朝居省垣簡點生平無纖豪誑誤之事豈有無故殺人致汝索命哉其人曰由爺台在省中肯廉得江西兩胥吏侵漁解京錢糧若干上疏糾參奉旨處死我兩人不知其故胥吏僱我代爲刑部過堂孰料縛至法場受淩哉培元曰恁麼則煩惱汝自討得與我何涉其人曰雖非爺台殺我而奏章則出自爺台也我從受淩之後十數季來長作遊魂殢魄不得還鄉并託生人間爲恨耳培元曰我作道場超薦汝復了其人歡狀叩首而去後佛事旣周復來申謝

云已得生人間矣噫亦險矣哉使二人之灰果由培元則恨結難消又安得宴朕無事邪復有小吏以微青獲罪大吏欲挂彈章同列勸止之曰此夫小失苟疏聞必死無疑姑恕之大吏不從竟疏陳其事果置重辟臨刑之日大吏外歸從泐場過劊子手揮刀曰汝冤家來也可問渠索命大吏入門回顧後車見一無頭鬼滿身血污隨至其家從此合眼卽見其人索命未幾遂病死嗟乎太上以好生爲德縱使有罪當死之人苟可方便著力尚宐爲之救濟奈何小臯置人死地卒以少季公輔由此滅身惜哉

見聞二十一

馬培元居官清正閻君簡命爲某處城隍夜夢鬼吏數十叩首階筭將迎赴任培元雖峻辭力拒而鬼吏不肯見夢催促俄清師渡江培元弃家投雪竇石竒雲禪師落髮爲僧進受三皈五戒鬼吏由是絕迹後世界昇平培元復回當湖董理家事于諸皈戒不能如法行持復夢多諸鬼吏迎作湖廣蒲圻城隍拒卻無由乃設別家人遂告終焉當知三寶威力信能轉禍爲祥培元旣仗佛力泐力幸脫鬼倫又復耽著塵勞死歸幽趣真所謂經覆轍而不知戒者也

見聞二十二

明州進士王瑋裘者自爲諸生時常行了凡功過格永矢弗忘後攀秋桂與諸孝廉相共買舟上京會試內有孝廉亦依功過行持舟至山東夜夢了凡持刺相訪出舟候迎了凡揮手曰君功行未純我奉謁王君耳是春王獨登第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知天命亦可修德轉移叵怪世人甘心積惡遂至宿福併消奈之何哉

見聞二十三

金壇蔣虎臣以探華官史氏康熙九年乞假出京至揚州發遣家屬攜一僕自隨直上金陵易方外服自號園寂道人於是遡長江陟匡廬登南嶽取道巴陵入蜀擬上峩峩山途次投宿一廢刹王僧待之甚殷偶話及此寺係唐宋名藍明季廢于兵燹意欲興復苦無檀信虎臣慨狀爲任緣事乃移書告同季羅巡撫祈禱成之遂不日鳩工而落成在卽矣事竣登山三十里外有一僧迎候道左云我師白雀菴王知園寂老師從江南來翹望之切命吾來接行李耳虎臣爲之駭狀因同至菴四顧山林泉石門徑庭軒宛若舊遊及登堂與王者相問訊王者曰一別不覺四十

八季矣是歲虎臣正四十有八益爲驚愕客司引之
巡察見一閤房扃封甚固虎臣必欲開看內縣一像
與虎臣相類無別自覺身生寒慄急出戶索浴浴畢
卽作偈云蕭朕猿雀本來清老衲無端惹業塵反向
鑊湯求避熱空思大海公翻身功名傀儡場中事妻
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長此祝能仁
書訖閣筆而逝人言山中乏老僧朝內無宰相豈不
信朕朕非道力堅固世味蕭疎則一墮紅福之中十
有九人造業招殃一往無還矣安得萬里間關死歸
舊隱若虎臣者斯可謂此行不折本者也

見聞二十四二十五

武林每歲恆遭回祿祝融肆虐則延燒數萬家如風
卷殘雲一夕而成灰燼獨富民俞春郊及一開油坊
者宅屹立火炎之中巍朕無恙當道進而問故開油
坊者曰小人三代賣油從無兩竿等欄俞曰小人之
家正齋十萬八千僧耳夫齋僧十萬費金不過三千
公道生理少趁不過數十朕屋宇費財得免火難較
之慳罔成家終爲祝融之所吞噬者得失豈不大相
倍蓰與嗟彼千門萬戶愚不監觀抑獨何哉
越州有人生子不孝俄染病垂死父往問疾矍朕起

曰汝欲我死邪汝葺生謀我千金財本待汝債還清了我方死耳父曰與汝打算一盤看自汝生皆費錢若干請師教汝費錢若干與汝聘婦完親費錢若干迨汝生子及今醫病費錢若干算來只欠五十兩耳死後還要作佛事薦汝則此五十兩者尚苦少在由是語塞倒身就枕而沒於乎世人以父子最親故勞瘁身心爲其經營家計孰知亦有冤家債主來爲父子監此則碌碌馬牛正不必爲兒孫作矣

記異

婁東海寧寺有鐵樹一株于萬曆十六季三月初八

日忽霧枝生幹異葩煥發牆壁瓦礫觸之咸作金色又于崇禎四季寺僧修塑羅漢已裝十七位矣而因竭陀尊者未有檀施歲朔從其指端流光數道達于門衢不日而莊嚴畢備焉九季四月八日州人在寺興修佛事復感佛面舒光傾動一岢順治戊子六月十四日經藏又于中夜放光衝宵達旦

又

沂水有鄉民爲神攝往空中與羊令騎使散雹焉久而寒僵手莫能屢呼神告困神曰你但持羊兩角則手溫矣依之果狀其人是日直馳至淮安界上歸言

其事如此又有一人途次遇雹忽聞空中有聲曰汝等散雹須炤看張不量家麥地不得亂撒其人趨避至一家門首適有長者接款爲述所聞則長者卽張不量也其人訝曰君名不良何因致祐神天長者曰此愚老趙號也人有借貸于我者出則量之入則不計焉故鄉人以此呼我耳洎視田疇果狼籍滿原塹而張氏之麥獨無恙焉

又

順治庚子嘉平月有白光一道從天西冉冉飛舉出沅湘過洞庭南渡豫章而沒其光形如九苞彩鳳周遭項背間有無數小星色亦如之昔夕陽在望故岳潭袁吉諸州萬人共見焉

又

康熙丁未元旦旦望後九日夜初分昔天西角有聲如迅雷忽震屋瓦皆動碧落遽開分爲兩道中有異星下墜徑圓丈餘赤光燄燄掠漢東飛作漁陽鼙鼓之聲食頃乃住初見之者會稽化鹿山居民也繼見其墜于道循之葍炁色異常趨眎無迹者越羈守城夏夫也及東問瞽娥西訪錢唐江上之人皆不知覺云

助刻

平陽弘覺老人百城集姓名開列于後

第一卷計九千七百字雄聖行致助刻

第二卷計八千零五十三字姚江本孝助刻

第三卷計八千五百字梅峰行聖助刻

第四卷計八千零四十三字菴蘿行霖助刻

第五卷計八千五百字九峰本月助刻

第六卷計八千零一十三字五磊如胤助刻

第七卷計八千零五十字 一燦助刻

第八卷計八千一百五十二字東山本咸助刻

第九卷計八千五百一十二字幽瀾寂定孫晉鏡全

助刻

第十卷計八千零五十五字瑞應本齋助刻

第十一卷計八千一百二十字寶慶寂理助刻

第十二卷計八千六百五十二字明因本信助刻

第十三卷計八千七百零五字陸門林氏法名助刻

第十四卷計八千三百四十五字陸門林氏助刻

第十五卷計八千五百八十六字陸門林氏助刻

第十六卷計八千三百一十一字雲護本芳助刻

第十七卷計八千七百零六字雲護本芳助刻

第十八卷計八千五百六十六字行圓助刻

第十九卷計八千零一十二字兩華行志助刻

第二十卷計九千零一十一字法孫元一助刻

第二十一卷計八千零二十字戒子元喻助刻

第二十二卷計九千一百零六字新安弟子助刻

第二十三卷計八千三百五十二字天童本誓助刻

第二十四卷計八千七百字雲居行元助刻

第二十五卷計八千四百五十字大梅超寤助刻

第二十六卷計八千三百一十五字秋隱淨瑠助刻

第二十七卷計九千五百二十字華藏淨因助刻

第二十八卷計八千七百字三際完璧助刻

第二十九卷計八千四百字本寺監院本證助刻

第三十卷計八千五百六十五字戒香超禩助刻

李門林氏助梨樹一株

伏願

見者聞者同開慧眼若僧若俗均獲辯才板藏平陽
永遠流通

固陵朱必泰書



